



麥克倍斯  
莎王比亞名劇·戲王戲院



mq  
IS61.33  
24



登場人物

鄧更，蘇格蘭國王

麥爾考姆

其子

道那爾班

麥克倍斯

國王軍中將領

班考

馬克達夫

樓諾克思

羅斯

蘇格蘭貴族

曼泰司

安各斯

開史乃斯

弗樓安斯，班考之子

西華德，諾森勃蘭之伯爵，英吉利軍將領

小西華德，其子

賽東，侍麥克倍斯之軍官

馬克達夫之子

英吉利醫生一

蘇格蘭醫生一

兵士一

閹人一

老人一

※

麥克倍斯夫人

馬克達夫夫人

麥克倍斯夫人之侍女

✽

勳爵，貴人，官員，兵士，刺客，隨從，報信人。

✽

海蓋特

三女巫

幽靈

地點

蘇格蘭，英吉利

## 第一幕

第一場——荒地。雷電交作。

三女巫登場

第一女巫 我們三個人幾時能在大雨中或是雷電中再相見呢？

第二女巫 等到紛爭息了時，等到勝負分了時。

第三女巫 那時太陽還未下山。

第一女巫 在什麼地方？

第二女巫 在荒地上。

第三女巫 在那裏，我們將會見麥克倍斯。

第一女巫 我來了，灰色貓。

第二女巫 蟾蜍在喊我們。

第三女巫 來了。

三女巫 清明就是陰沉，陰沉就是清明：我們到塵霧中去徬徨罷。

(三女巫同隱)

## 第二場——近福萊司之營地。內作警呼聲。

鄧更，麥爾考姆，道那爾班，樓諾克思偕隨從登場，遇一受傷的兵士

鄧更 這個流血的人是誰？照他的樣子看去，他一定可以報告我們些反叛的新消息。

麥爾考姆 這是位把總，是一位猛勇的軍人，他曾經救我被虜而奮關過。壯士，這邊有禮；請你將當你離戰場時的反叛的情形告訴國王。

兵士 戰爭的勝負可還沒有一定。兩方面正如兩個疲乏的游泳人，互相糾纏着，却都無所施技。那殘暴的馬客唐華爾德真可以算一個叛賊，他的天性積滿着爲非作歹的心，西方諸島還供給他許多輕騎重卒；命運之神也對這叛徒裝着娼婦的樣子，向這該咀咒的爭奪微笑；但是什



麼都要不得；因為那麥克倍斯真不愧稱爲勇敢，他鄙視命運，揮舞着那血腥直噴的寶劍，像個勇氣所寵幸的人一般，開出一道血路，直奔到那可鄰蟲前面，那可鄰蟲也來不及和他握手，也來不及向他致敬，就被他從腦蓋劈到顎骨，又將首級樹在我們的雉堞上。

鄧更 哦，勇敢的賢卿！高貴的戰士。

兵士 太陽最先是照着東方的，而那沉舟的風雹和霹靂亦是從東方爆烈出來的，所以困惱也往往從似乎可以給我們歡喜的泉源中澎漲起來。

聽啊，蘇格蘭王，聽着：在穿着勇敢的武裝的正義，將那些叛徒趕跑後不久，那腦威王趁勢便帶着新磨過的兵器，新招的兵卒來開始攻擊了。

鄧更 這種情形可不是要使我們的麥克倍斯和班考將軍驚惶失措了嗎？

兵士 是的；正像燕雀見了老鷹，兔子遇見獅子；不瞞你說，當他們猛  
勇地打敵兵時，我們簡直可以比他們是兩個有加倍炸力的大炮；我們  
可以說他們要拿血來洗浴，或是再造出一個哥爾高賽——可是我覺得  
要暈過去，我的傷口也須要包紮了。

鄧更 你的言語和你的傷痕一樣地很和你相配。牠們都顯得非常光榮！  
——來罷，帶他到外科醫生那裏去。（有人伴兵士退場）

羅斯登場

誰到這兒來？

麥爾考姆 那英武的羅斯貴卿。

樓諾克思 他的眼光中露出多少急迫的樣子！照他的樣子看去，他一定  
有重要的消息要報告。

羅斯 願上帝保祐國王！

鄧更 勇敢的賢卿，你是從那裏來的？

羅斯 大王，我是從費夫來的；那裏腦威的旌旗驕傲地在空中招展着，在那裏一看見他們，我們的兵士們便心寒了。腦威王親自帶着驚人的大兵，還有那最好的叛賊河道伯爵幫助着他，就開始大打了一仗；後來那皮龍那的新郎麥克倍斯披着他的堅甲上陣，衝到他前面去刀對刀，兵對兵地較量起來，纔使敵人的傲慢稍稍檢束；結果，我們打勝了。

鄧更 快樂呵！

羅斯 所以腦威王史槐諾求和了；我們要一直等他在這聖柯爾默小島上付給我們一萬元賠償軍費後，纔准他埋葬他的陣亡將士。

鄧根 現在可道伯爵再不能騙我們信任他了；即刻去判他死刑，將他的爵位給麥克倍斯。

羅斯 我要去監察做了這件事。

鄧更 他所失去的被那高貴的麥克倍斯所得了。

(同退場)

## 第三場——曠地。雷鳴。

### 三女巫登場

第一女巫 我的妹妹，你從那裏來？

第二女巫 在殺豬。

第三女巫 姊妹，你呢？

第一女巫 一個水手的妻子在衣兜裏兜着許多栗子，她嚼着，嚼着，嚼着。我對她說：「給我些」，那貪吃的胖婦喊道：「妖魔，滾你的蛋！」她的丈夫到阿來坡去了，他是「虎」船的船主。但是我要變作一隻無尾的老鼠，坐在篩箕上追到那邊去，我還要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

第二女巫 我要送你一陣風。

第一女巫 你真好。

第三女巫 我也要送你一陣風。

第一女巫 其餘一切的風都屬於我的；我可以使牠們吹向任何那一邊，我可以使牠們依着水手的羅盤上所有的各方向吹送。我要弄得他像乾草一樣地乾；使他日夜夜合不下眼皮；要使他終身顛沛。我將看見他在九九八十一個星期中消瘦，憔悴又衰疲；他的船雖然不致沉沒，却要不停地受暴風雨的打擊。你們看看我手裏拿着的東西罷。

第二女巫 讓我看罷，讓我看罷。

第一女巫 這是個還鄉遇難的舵工的姆指。（聞鼓聲）

第三女巫 鼓聲！鼓聲！麥克倍斯來了。

三女巫 先知的姊妹們，手挽着手，

就是這樣地上路走，

在水中，在岸上，

環行走各方。

三轉你的，三轉我的，再三轉便完成；

這樣便九轉；魔力便告竣。

麥克倍斯，班考登場。

麥克倍斯 像這樣又陰沉又清朗的一天，我從來沒有看見過。

班考 這裏離福萊司有多遠？那些服飾很奇怪，乾癟的生物是什麼？她們雖然在地上，可是她們却不像是地上的居民。你們是活的嗎？你們是人類可以問話的嗎？你們這樣將枯指放在你們乾皮似的嘴唇上，好像懂得我的說話：我當你們是女子，可是你們的鬚鬚却使我不敢相信。

麥克倍斯 假如你們能說話的，你們便說罷。你們是什麼人？

第一女巫 有禮，麥克倍斯！有禮，格拉米司的伯爵！

第二女巫 有禮，麥克倍斯！有禮，可道的伯爵！

第三女巫 有禮，麥克倍斯！日後你將做國王！

班考 將軍，你爲什麼戰慄着？你爲什麼怕那很悅耳的說話？（向女巫

們）老實說，你們可是虛幻的，或者竟是你們所顯現着那般的東西？

你們用諂媚的稱號，成王的希望的預言，來禮敬我的尊貴的同伴，弄

得他如醉如癡；可是我，你們却不向我說。假使那解出「將來」的種子

你們真能看得出；假如你們能說那一粒種子能發長，那一粒種子不會

發長，你們就對我說罷，我是不請求又不恐怖你們的恩寵和怨恨的。

第一女巫 有禮！

第二女巫 有禮！

第三女巫 有禮！



第一女巫 比麥克倍斯小，可是又比他大。

第二女巫 沒有他那樣幸福，然而又比他幸福得多。

第三女巫 你自己不做國王，却會留給你的子孫。有禮了，麥克倍斯和

班考！

第一女巫 班考和麥克倍斯，有禮了！

麥克倍斯 站住，說話含糊的人；再向我說罷：我知道，自西耐爾（麥

克倍斯之父——譯者註）死後，我便做了格拉米司的伯爵；可是我

如何能做可道的伯爵呢？可道的伯爵還活着，而且很興盛着；至於做

國王，那事更又從何說起呢？說啊，你們這些奇怪的消息是從那裏聽

來的？你們爲什麼到這曠地來攔住我，對我作這種預言的慶祝？我吩

咐你們，說罷。

（三女巫同隱）

班考 地和水一樣，是都有泡影的，這就是我們剛纔看見的東西。她們消隱到那裏去了？

麥克倍斯 到空氣中去了；那我們當作有形體的東西已混入風息中去了。她們爲什麼不留在這裏！

班考 我們所說的那東西，剛纔是千真萬真地在這裏，否則定是我們吃了要生狂病的草根，亂了理性。

麥克倍斯 你的孩子們要做國王。

班考 你自己要做國王。

麥克倍斯 還要做可道的伯爵；她們可是這樣說嗎？

班考 正是如此。誰來了？

羅斯，安格斯登場。

羅斯 麥克倍斯，國王聽到你成功的消息很快活，當他聽得在這次反叛

的戰爭中你個人所立的功績後，他心裏又驚奇又佩服，不知如何是好。他驚默着，想着那一天其餘的事，他想像着你衝入腦威健兒中，一點也沒懼怕地看着死亡奇怪的塑像，那是你親手造的。許多報信人多得像落冷雹似地前來，每個人都帶着你擁護國家的話，和對於你的頌辭，向國王細說。

安各斯 王上差我們來謝你；我們是奉命請你去見國王，不是來酬報你的。

羅斯 他吩咐我們稱你可道伯爵，以作最大的光榮的引子；英勇的伯爵啊，我在這個新的尊號下向你禮敬，因為這尊號是屬於你的。

班考 什麼！那妖鬼說的竟不錯嗎？

麥克倍斯 可道的伯爵還活着呢；你們爲什麼拿借來的袍給我着？

安各斯 真的，從前做過可道的伯爵的還活着；但他的生命已受嚴重的

判決而將喪失了。他從前還是和腦威人連合，還是祕密地幫叛逆，還是和兩方勾結來破壞他的國家，我是都不知道；可是賣國的罪魁已證實，就定了極刑治他。

麥克倍斯（傍白） 格拉米司的伯爵，可道的伯爵；那最大的稱位還沒  
有來呢。（向羅斯和安各斯）謝謝，偏勞兩位了。（向班考）你不希望你的子孫們做國王嗎？既然那預言我將做可道伯爵的東西曾以王位允許他們。

班考 你假使太相信她們的話，你會得了可道伯爵，還要想得王冠。其中定有古怪：幽怪要想傷害我們，往往會說些真話的；在小地方使我們相信，緊要關頭時就害了我們。（向羅斯和安各斯）老兄，對不起，我有句話要對你們說。（他們交語着）

麥克倍斯（傍白） 兩個預言都已實現了，這是那華麗的演帝王的戲劇

的楔子。(向羅斯及安各斯)我敬謝你們兩位。(傍白)這個不可思議的知照是不會壞的；也不會好的。假如是壞的，爲什麼會担保我勝利，開始就向我證實呢？我是可道的伯爵。假如是好的，我爲什麼會被那有可怕的幻像的誘惑誘住，使我毛髮悚然，使我安靜的心反常地跳蕩呢？眼前的恐怖却沒有在想像中的可怕；現在我的殺心還只是想像的，但已使我全身的官能都窒在幻想之中，只有「未來」存在，此外什麼都不在我身上。

班考 看啊，我們的夥伴如此地出神。

麥克倍斯 假如機會能使我做國王，機會定能給我加上王冠，用不着我自己動手。

班考 這許多新的光榮加到他身上，正好像新衣一樣，要穿久了纔會合身。

麥克倍斯 隨他如何來罷；在最陰沉的日子，時間總前進着，時辰總走過去。

班考 尊貴的麥克倍斯，我們在聽候你的吩咐。

麥克倍斯 請你們原諒我：我正在我的昏茫的腦中，搜尋那已消失了的回憶。我的尊貴的大人，我總時時刻刻不忘諸位的。我們去見國王罷。  
。（向班考）你想着這已發生的事情罷；在沉思細想過後，在有機會時，我們還須得暢談一下。

班考 正中下懷。

麥克倍斯 好了，再談罷。朋友們，去罷。（同退場）

#### 第四場——福萊司。王宮

鄧更，麥爾考姆，道那爾班，樓諾克思，及隨從登場。

鄧更 可道已斬了嗎？差出去の使者已回來了嗎？

麥爾考姆 父王啊，還沒有呢；但是我已和一個看他死的人談話過：這人報告說他坦白地認罪，請求陛下寬恕，又表示他的深深的懺悔。他一生最好的時候就是他死的時候。他死得好像一個演習過「死」這回事一樣，他將最貴重的東西當作無價值的東西地拋棄了。

鄧更 從一個人的臉色上是看不出他的心的結構的：他從前是我所絕端信任的一個人。

麥克倍斯，班考，羅斯，安各斯登場。

鄧更（繼續說下去） 我的賢能的表弟啊！我現在還覺得很抱歉。你的

功績是跑得那樣地遠，酬報無論如何都趕不上。以我能力所及，我怎地能適當的感謝你報答你啊！千言併一語說，你所應得的份兒，遠在我所能給你的之上。

麥克倍斯 我負着服從與忠誠的責任，盡了責任，就算受過報償了。陛下只有差錯我們的分兒；我們的責任就是陛下的孩子和僕從，他們只幹着應當幹的事，幹着一切的事無非對你表示敬愛。

鄧更 我很歡迎你來，我所種下，又要努力使長大的樹啊。——尊貴的班考，你的功績也不小，我要使別人知道這事；讓我來抱你，緊抱在我胸頭。

班考 我要在這塊地上生了根，收成是屬於你的。

鄧更 我心中所容不住的歡樂，想找着眼淚來發洩。我的孩子們，親王們，勳爵們，和你們這些環立在王位的階級上的人們，你們都要知道



，我將要將國家傳授我的長子，以後我們要稱他肯白蘭王子；榮典不能單單給他一個人，尊貴的表示是定要像明星樣的，在所有應得的人頭上照耀。（向麥克倍斯）我們現在且到英佛耐司去聯歡一下。

麥克倍斯：不對你服務的時候在我不是一種休息，却是一種疲乏；我將先去報知陛下駕到，又將得和陛下親近的幸福的消息講給我的妻子聽。我恭敬地向你告辭。

鄧更：我的賢能的可道！（和班考低聲交語）

麥克倍斯（榜白）：肯白蘭親王！這就是我路上的一個障礙物，我應當跳過去，否則我就要倒下來。星兒啊，藏過了你們的火光；不要使你的光照見了黑暗的願望；不要使眼睛看見這手所要做的事；讓眼睛看見了要發抖的事做成罷！（退場）

鄧更：賢能的班考，你說的真不錯；他真正英武；贊美他好像是我的食

料，我的筵席一樣。我們跟着他去罷，他已先在那裏預備歡迎我們了。  
• 這正是個無雙國士。（作樂。同退場）

## 第五場——英佛耐司。麥克倍斯之堡寨

麥克倍斯夫人登場，在讀信。

麥克倍斯夫人 「我在戰爭那天遇見她們，我由那使我相信的證據而知道她們有不可思議的學識。我正在急切地要訊問她們時，她們却化作幾縷烟，消隱到空中去了。我正在驚奇出神時，國王的兩個使者來了，稱着可道伯爵賀我；這就是那先知的姊妹們起先稱我過的尊號，她們還說：「有禮，日後你將做國王！」，說出我的未來。我想這向你說很好，你是我的崇高中的愛侶，你不該一些不知道那將來的榮華，以致不享受應有的歡快。你把這事記在心裏；再談罷。」你是格拉米司和可道的伯爵，你又將做那別人對你預言的人物。但是我却怕你天生的弱點；你性情太富有仁慈的乳汁，你是不會抄近路的；你要偉大起

來，並未沒有這種的志氣，却是缺少必要的惡德：你想很聖潔地做到偉大的地步，不願意作僞，却又想不正當地得勝利。尊貴的格萊米司啊，你是歡喜這東西的，牠向你喊着：『你若想達到目的，一定要這般做纔能得到』；你也歡喜做這件事的，這件你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你快到這裏來，我將把勇氣從你耳朵裏灌進去；我將用舌頭的勇氣來除去那耽誤那錦繡的前程的一切障礙，因為命運和超世界的助力似乎將顯爲你加王冠了。

「僕人上場。」

麥克倍斯夫人 你帶了什麼消息來給我？

僕人 今晚國王駕臨。

麥克倍斯夫人 這樣說，你簡直昏了頭。你的主人不和他在一起嗎？要是國王真要來，你主人一定會來叫我們預備的。

僕人：夫人，這是確實的；我們的爵爺就來了；我們夥伴之一，趕在他前面，拚命地跑來，跑得氣也沒有了。他免強地纔報告出這句話來。

麥克倍斯夫人：你們要小心侍候他；他帶了大的消息來。（僕人退場）

麥克倍斯夫人：這烏雅啞啞地來報告鄧更走進我們致命的城闕，自己就啞不成聲了。你們那些陪伴着殺心的精靈，來罷，你們把我的女性拿去罷，把我從頭到腳灌滿了最可怕的殘忍心，將我的鮮血弄乾了；把一切的道路，一切的憐憫心的路都關閉了；使天良不發生後悔，來搖動我的可怕的決意，阻止這事的實行！你們這些殺人的神道啊，來到我這婦人的胸裏，將我的乳汁當作膽汁飲着，你們只在不可見的物體上等待着，等着這反常的惡事實現！幽夜，你來啊，將地獄中最黑的

樞衣披在你身上，如此我可以不看見那刺刀刺開的傷口，而天也不能穿過你的深厚的幽黑向我喊『住手！住手！』

麥克倍斯登場

麥克倍斯夫人（續說下去） 偉大的格萊米司！聞名的可道！還祝你以後做比這兩個更偉大！你的書信使我快樂得超過了沒沒無聞的今日，我現在覺得未來就在目前。

麥克倍斯 我的愛人，鄧更今晚到此地來。

麥克倍斯夫人 他幾時去呢？

麥克倍斯 明天去，他打算這樣。

麥克倍斯夫人 啊，明天的太陽他永不能看見了！伯爵啊，你的臉是一本書，從這本書中可以讀到許多奇怪的東西：你的面貌應該隱蔽世人，看去要和世人一樣分別都沒有，你眼裏，手上，和舌尖都須得帶着

歡迎：表現出像一朵無邪的花朵，其實却要做那花下面的毒蛇。那來客總得小心招待：你可以將今晚重大的事業託付與我；這事會完全將王權永遠地交給我們來日。

麥克倍斯 這事我們還要談一談。

麥克倍斯夫人 等着罷，只裝沒事的樣兒，臉兒變色是危險的。此外完全由我負責（同退場）

第六場——堡寨前。風笛合奏；麥克倍斯僕從攜

火炬侍立。

鄧更，麥爾考姆，道那爾班，班考，樓諾克思，馬克達夫，羅斯，安各斯及隨從登場。

鄧更 我愛這個堡寨的地位；人們在這裏可以呼吸着甜蜜又清鮮的空氣。

班考 這夏季的賓客——常到這廟堂中來的燕子——來築着可愛的窠巢，更使此地的空氣醉人了；隨便那一處窗檐，小壁，拱柱和便利的偏角，這小鳥兒都來築倒懸的床鋪和生育的搖籃；我覺得凡是牠們生聚着的地方，空氣總是很溫和的。

麥克倍斯夫人登場



鄧更 看啊，我們的可敬的女主人！——別人給我們的厚愛有時會使我們煩瑣，但這煩瑣我們却仍當厚愛似的感謝：從這道理我教你應當怎樣叫上帝報答你們，爲我們打擾了你。

麥克倍斯夫人 蒙陛下光降此地，使我們不勝榮幸之至，我們這樣卑微的供應，若想抵得過這榮幸，自應幾倍盡力：爲了往日和新近的堆積着的恩典，我們總銘感不忘。

鄧更 可道伯爵在那裏？我們在他後面跟得很近，極想走在他前面：但他很會騎馬；他對我們的厚愛，又和他的刺馬輪一樣的尖利，使他在我們之前趕到家裏。高貴又華麗的女主人，我們今晚是你的食客。

麥克倍斯夫人 我們和我們的僕人們自己都爲你所有，但我們自應有一天，要將我們所有的來報答你，將本來是你所有的還給你。

鄧更 將你的手給我，領我到我們主人那裏去；我們很愛他，以後仍要繼續也這樣的情誼。你肯答應我嗎，女主人。（同退場）

## 第七場——堡寨中。簫管齊奏；火炬高燒。

一個管家和幾個搬菜的僕役來來往往。

然後麥克倍斯登場。

麥克倍斯 假使一朝把這件事做了出來，那是要愈快愈好；要是謀殺了，就能網到目的物，就能在這事結局時得到勝利，那麼這一下就是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了；不過我們却要冒生命的危險，來到這時間的邊岸和淺灘上。但是，就在這些時候，我們却仍有判斷的能力：我們只要將這件殘酷的事加到別人身上，我們自己就會受災害；那正直的公理，會將我們毒杯中的液汁放到我們自己口裏。——啊，他在這裏可以加倍地安穩；第一，我是他的親族，又是他的臣子；這兩點都決不會做這件事的；其次，我是他的東道主。我是應該將那要

謀害他的人關在門外，不該倒反自己動手拿刀的。而且這位鄧更又是處事柔和，隨便幹什麼大事都是清白無垢；這樣，他的美德會像天使樣地，用稱頌他的話來告發那謀害他的大罪；那像新生裸體的小孩般慈悲，或是上界的神人們會乘風來將這件可怕的事吹入人人的眼裏，要催他們的淚雨來止住這風兒。現在除了那奔騰着的雄心外，我沒有什麼可以激勵我這計劃；而這雄心跳得過頭，却又倒在那一邊。

麥克倍斯夫人登場

麥克倍斯（繼續說） 噲！有什麼消息？

麥克倍斯夫人 他差不多已吃完晚飯了：你爲什麼離開那屋子？

麥克倍斯 他問起我嗎？

麥克倍斯夫人 你難道不知道他問起你嗎？

麥克倍斯 我們這件事不要再進行了：他新近又給了我許多的榮譽；我

又是被百姓贊美的人。這種好名聲應使得更加些新的光彩，不能將牠立刻丟在一邊的。

麥克倍斯夫人 難道你往日抱着的希望是醉了嗎？牠可是一向昏睡着嗎？現在牠醒來了，看看從前任意地想做的事，就現着青灰的臉色了嗎？從這時起，我要以你的愛情爲無價值的了。你有這樣的志願，又是這樣勇敢多能，却竟怕幹這件事嗎？你想不到你所重視的名譽作你一生的華飾？你却終身在自己眼中做一個懦夫，好像那格言中的貓一樣。（譯者按此指「拉丁格言：Felis amat pisces, sed non vult tingere plantas 意謂「貓愛魚，然懼濕其足」）你讓「我不敢」這句話等待着「我要做」這句話嗎？

麥克倍斯 不要響；只要是人所應做的事，我都敢做，比什麼人都敢做。

麥克倍斯夫人 那麼從前是什麼野獸將你這冒險的計劃告訴我的？你敢做這事的時候，你也是一個人；你假使得到了比現在還高的地位，當然仍舊也是一個人。從前的時間和地位在你都不便利，你便決意設法造出這時間與地位來；現在這兩者都自己來了，牠們有了，你的決意却打消了。我是會哺乳過的，我知道如何地去愛我所哺乳的小孩：但是我要是曾和你對於這事一樣地自誓過的，那就在向孩子微笑的時候，也會將我乳頭從無齒的牙肉間拔出，再把他的腦袋打破。

麥克倍斯 假如我們失敗了呢？

麥克倍斯夫人 我們，失敗！只要堅固你的勇氣就是了，我們不會失敗的。在鄧更睡着的時候——一天的奔波，一定會使他睡得很熟的——我可用酒灌醉了他的兩個親隨，使他們腦中保守着的記憶迷茫，理性的官能也和蒸氣一般：當他們蠢蠢地睡着，一切飽醉了的官能像死去

了的時候，你我對這無人看守的鄧更，有什麼事做不了？有什麼事不可以加到他那些像海綿樣狂飲的官員身上去，使他們負我們這謀害的大罪？

麥克倍斯 你只養出男孩子罷！因為你這樣的狠勇的氣質只會造成男子的。我們雖然可以將他房中兩個睡着的人留着血痕，還可以用他們的短刀來動手，以顯得這事是他們幹的，誰會不相信呢？

麥克倍斯夫人 我們只要在他死後十分哀慟，又誰敢不相信呢？

麥克倍斯 這樣就決定罷；我將肉體上的官能都預備起來幹這件事。去罷，我們各人都裝着沒事的樣子；虛偽的面貌定要將虛偽的心的秘密隱藏起來的。（同退場）

## 第二幕

## 第一場——英佛耐司。堡寨中內庭。

班考，弗樓安斯登場，前有一執事掌火炬。

班考 我的孩子，什麼時候了？

弗樓安斯 月兒已經下去了；我沒有聽見打鐘。

班考 月兒在子夜下去的。

弗樓安斯 我看來還要遲一些兒。

班考 啊，拿住我的刀。天這般地省儉，將星光都熄滅了。這個你也拿着。睡像鉛一般重地壓着我，但我還不要睡。慈悲心啊！那天牲休轟



的時候，這些可咒咀的思潮；請你阻止住罷！將我的刀給我。那裏是誰？

麥克倍斯和一持火炬的僕人登場。

班考（繼續向弗樓安斯說）拿我的劍給我。（向麥克倍斯）誰在那裏。

麥克倍斯 一位朋友。

班考 什麼你還沒有睡嗎？國王已睡了。他今晚非常快樂，送了許多禮物給你這裏的司事；他將鑽石送給你夫人，贊她為最仁慈的女主人；他現在是十分滿意。

麥克倍斯 因為不會預備，我們什麼都力不從心，否則却總可如願些。

班考 一切都好。我昨晚夢見三個妖女；她們曾啓示給你了一些真

事。

麥克倍斯 我不想起她們：假如我們有一小時的空閒，你若願允許，我們談這件事以消磨這光陰。

班考 聽你的便。

麥克倍斯 你若和我同意，等到那時候，這定會使你榮譽的。

班考 只要在求增加榮譽的時候我們無所損失，但也仍要使我心地清白，我是總可商量的。

麥克倍斯 願你安息一會！

班考 多謝：願你也安息！（班考，弗樓安斯和一僕人退場）

麥克倍斯（向僕人） 去告訴你的女主人，說等我的飲料預備好的時候，

要她打起鐘來。你自己可以去睡了。（僕人退）我看見在我前面的可

是一枝柄子正向着我的手的短劍嗎？來啊，讓我攪住了你：我不會得

到你，我却仍看見你的。致命的幻像啊！是否感覺也能與目覩一般地看見你嗎？或者你僅是心中的短劍，一種人從狂熱的腦中生出來的假設的創造嗎？我還看見你，正和今兒我在抽着那柄短刀可以觸得到。你引導我所會走過的途程；這種一個器械我也會要用過。我的雙目是被別的官能所譏笑的，或者却竟抵得別的一切官能：我仍看見你；在你鋒鏘和柄子上滴着血液，這個往時却不如此的。——啊，實在沒有什麼東西是存在的，實是這殘酷的工作者在我目前造出來的幻像。現在，這半個世界上所有的行爲動作都似乎死滅了；惡夢正在侵擾着帷幕裏的睡人；妖人在慶祝着灰白的海蓋特的賜與；還好像有隻貪狼在猖獗叫着，將幽影似的殺心喚起，牠知道時間到了使用搭爾根般勾魂的大步鬼怪樣地向牠的計畫前進。你堅定的地面啊，不要聽見我的步履在那道上行走，因為怕你的石子會說出我在那裏，又將現在所應有

的恐怖拿去。我在嚇着的時候，他還活着啊：一件事永遠地說過去，我們的熱烈會冷下去的。（鐘聲響）我要去完成這工作，鐘聲召我前去。鄧更，你不要聽見；這是召你到天堂或地獄去的葬鐘啊。（退場）

## 第二場——地點同。

麥克倍斯夫人登場。

麥克倍斯夫人 這便他們吃醉了的東西却使我勇敢了；那使他們熄滅的東西，却給我升起了火。聽啊，不要響！剛才是梟鳥在尖叫，這是使幽宵更深沉的守夜人。他已在幹了；那門已開了；那飽醉的僕人正發着鼾聲，却忘了自己的責任；我只將麻醉藥調好，使得他們不能說他們還是死了還是活着。

麥克倍斯（內）誰在那裏？什麼，啊！

麥克倍斯夫人 啊，我怕他們醒了，這事却還不會幹：這一次嘗試失敗却會使我們顛倒。聽着！我已將他們的短劍預備着；他不會得逃過的。要是他臥着不像我父親一樣，這事我早已幹了。

麥克倍斯登場。

麥克倍斯夫人 我的丈夫！

麥克倍斯 這件事我已幹了。你可會聽見一些聲息嗎？

麥克倍斯夫人 我聽見梟鳥驚啼聲，和蟋蟀吟聲。你可不會說話。

麥克倍斯 幾時？

麥克倍斯夫人 即刻。

麥克倍斯 當我下來的時候嗎？

麥克倍斯夫人 是的。

麥克倍斯 聽啊！誰在第二間屋子裏？

麥克倍斯夫人 道那爾班。

麥克倍斯 這真是可怕的景像（看着他的手）

麥克倍斯夫人 說可怕的景像是呆想。

麥克倍斯 有一個人睡眠中笑起來，一個却叫着「謀害！」，所以他倆互相驚醒了：我站住了聽聽他們；他們却在禱告，又互相招呼着再睡了。

麥克倍斯夫人 他們兩個是住在一間房中嗎？

麥克倍斯 一個叫着「上帝保佑」，一個叫着「阿門！」好像他們看見了我和我這隻行刑的手。聽了他們的恐怖，我當他們說「上帝保佑」時，我却不能說「阿門」。

麥克倍斯夫人 不要這樣深深地想起。

麥克倍斯 但我爲什麼叫不出「阿門」呢？我是極需要上帝祝福的，而「阿門」却在喉頭粘住了。

麥克倍斯夫人 幹了這些事之後不好作這樣的思想；這樣想了要使我們瘋狂的。

麥克倍斯 我好像聽見一種聲音向我喊着：『你不能再睡了！麥克倍斯  
 在謀殺睡眠，那清白的睡眠，那了結煩惱糾纏着的絲束的睡眠，每天  
 生活的死滅，蘇苦的沐浴，負創心的慰安，大自然的第二道物品，生  
 命宴席中最要的滋養……』

麥克倍斯夫人 你這是什麼意思？

麥克倍斯 這個聲音仍在空室中叫着：『你不能再睡了！格萊米司已殺  
 了睡眠；從今以後可道不能再睡了；麥克倍斯不能再睡了！』

麥克倍斯夫人 誰在這樣地叫着？賢能的伯爵，你這樣知覺失常地想這  
 些事，就放鬆了你的筋力。去拿一些水，將你手上不潔的證據洗了。

你爲什麼從那地方將這些短劍帶來？你應當放在那裏的；帶了去，不  
 要忘記在僕人們身上塗了血。

麥克倍斯 我不願再去了；我想起幹了的事覺得很恐怖，再去看我却不



敢了。

麥克倍斯夫人 意志如此薄弱！將短劍給我：睡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只如圖畫一樣；只有小孩子的眼睛會怕畫着的妖鬼的。他流出的血，我要用來塗在僕人們的臉上；這樣看來就是他們的罪了。（退場。內叩

門）

麥克倍斯 這叩門聲是從那裏來的？在什麼聲音都使我驚嚇的時候，這是何等的可怕？這裏是什麼手？啊，牠們多麼可怕！用盡奈迫君海洋中的水，可能將我手上的血痕洗淨嗎？不能的；我的手反會將所有的碧海染成紅色。

麥克倍斯夫人再登場

麥克倍斯夫人 我的手變成和你的手一樣顏色了；但我慚愧帶着這樣緊白的心臟。（內叩門）我聽見南門入口有叩門聲；我們到自己室中去

：只要些兒水就好將這事洗清：那是何等容易啊！你的非常的勇氣已離你去了。（內叩門）聽啊！又在叩門了：去穿了你的寢衣，否則別人許會看出我們沒有睡過：不要這樣可憐地沉迷在你的思想中。（內叩門）這樣敲門將鄧更敲醒！我望你能够如此！（同退場）

### 第三場——地點與前場同

鑿中司閹人登場。內叩門

閹人 眞有人敲門！誰要是管地獄門的，他定轉過無限次的鑰匙。（內叩門）篤，篤，篤。——憑皮爾塞白說，誰在那裏？——這是從前希望發財而自縊的農夫。——走進來，農夫；你有許多的汗巾，要到這裏來出氣。（內叩門）篤，篤，篤。憑別個魔鬼說，誰在那裏？——眞的，這是模稜兩可地講雙關話的人，他爲上帝不知道了多少孽，却不能向天雙講關話。——進來啊，講雙關話的人。（內叩門）篤，篤，篤。——誰在那裏？——眞的，一個英國裁縫爲偷了一條法國的套褲到這裏來。——進來，裁縫先生，你這裏可以升起熨斗。（內叩門）篤，篤，篤。——永遠沒點安息。你是誰？——這地方要當地獄是太冷了

。我不願再管這鬼門關了：我是給做一切行業的人開門，給那些走蓮馨花的路到永遠的歡樂之火去的人開門。（內叩門）來了，來了。（開門）我請你不要忘記了管門人。

馬克達夫，樓諾克斯登場

馬克達夫 朋友，你睡得很遲，所以你這樣遲還睡着嗎？

關人 真的，第二次鷄鳴時我們還是喝酒。喝酒是容易引起三件事的。

馬克達夫 喝酒最容易引起那三件事？

關人 啊，鼻子染赤，睡眠和小便。先生，淫性却也引得起，却也引不起；只引得起欲望，但將成就拿了去。因此，喝酒過多可說是對於淫性的模稜兩可的人：這造成弛，又破壞弛；這引起了弛，却又拿去了弛；這使弛起興，却有使弛消沉；使弛堅持，却又使弛不堅持：總之

，在睡眠時向牠說斃關的話，又向牠撒了個謊撒開了牠。

馬克達夫 我相信，喝酒昨夜向你撒了謊了。

關人 是的，先生，正在我的喉裏：但我爲了這次撒謊向牠報復了：我想，比到牠，我是如此有力，所以就使牠拿住了我的腿，我會設法將牠撒去的。

馬克達夫 你主人可在起來？我們敲門驚醒了他；他來了。

麥克倍斯登場

樓諾克思 晨安，大人。

麥克倍斯 兩個好啊。

馬克達夫 賢能的伯爵，國王起來了嗎？

麥克倍斯 還不會。

馬克達夫 他吩咐我到時候去叫他：我幾乎漏過了時間。

麥克倍斯 我帶你到那裏去。

馬克達夫 我知道你是喜歡這樣辛勞的；這就是一端。

麥克倍斯 我們所歡喜的工作可以治煩悶的。這就是房門。

馬克達夫 我要自由地進去，因為這是我分內的事（退場）

樓諾克思 今天國王可要走嗎？

麥克倍斯 他要去的，他預定如此。

樓諾克思 這一夜是很強暴的；我們睡在那裏，燈罩吹將下來；他們還

說在空中聽見哀聲；死亡的怪叫；用可怕的聲調預言着驚人的火災和

不幸時所發生的雜亂的事件；那暗中的凶鳥終宵哀叫着；有人說地面

生熱症一樣地震抖。

馬克達夫再登場

馬克達夫 啊，可怕！可怕！可怕！想像都想不到，言語都不能向你講

出。

麥克倍斯 樓諾克思，什麼事？

馬克達夫 毀滅在這裏做了一件大事！那褻瀆神聖的謀殺打開了上帝敕  
油過的廟堂，從那裏將生命偷了去。

麥克倍斯 你說什麼？生命？

樓諾克思 你可是說陛下嗎？

馬克達夫 走進房中去，會有一個新的高根擾你的視線：不要叫我說；  
去看看，你們自己可以說的。（麥克倍斯借樓諾克思退場）起來！起  
來！打起警鐘來。謀殺！奸計！班考！道那爾班！麥爾可姆！醒來！  
搖去了安閒的睡眠，這是假的死亡，來看這真的死亡！起來！起來！  
來看這末日的景像！麥爾可姆！班考，像從你坟墓中一般地起來，幽  
靈樣地走來看這恐怖的景像！打起鐘來！（警鐘聲作）

麥克倍斯夫人登場

麥克倍斯夫人 什麼事？爲什麼吹起這可怕的號筒喚醒了全屋的人？說啊，說啊！

馬克達夫 溫和的夫人！你是不能聽我所說的話的：這件事說給女子們聽，已如謀殺一般。

班考登場

馬克達夫（續說）啊，班考！班考！我們的陛下被謀殺了！

麥克倍斯夫人 真傷心啊！可是在我們屋子裏？

班考 這不幸事真殘酷極了，不論在那一個地方。親愛的馬克達夫，我求你自己矛盾着，說沒有這回事。

麥克倍斯，樓諾克思重登場。

麥克倍斯 要是我在這事發生前死了，我總算過了幸福的一生；因爲從



今朝起，人生已沒有真實的事了；一切只是瑣屑；名譽和榮華都死了；生命的瓊漿已吸去，只賸了渣滓。

馬爾考姆，道那爾班登場

道那爾班 什麼不幸事發生了？

麥克倍斯 不幸事打着你，而你却不知道嗎？你的血泉已停流，源頭已塞住了。

馬克達夫 你父王已被人謀殺了。

麥爾考姆 啊！被誰謀殺了？

樓諾克恩 照情形看來，他是被他那兩個睡在他房中的僕人所害死的；他們的手上，臉上都留着血跡，我們從他們枕邊找到了他們的劍，血淋淋地還沒有揩着。他們呆看過，却精神錯亂了；他們大概不會有生命了。

麥克倍斯 啊，我懊悔在發怒時把他們殺了。

馬克達夫 你爲什麼殺了他們？

麥克倍斯 誰能同時又聰明，又驚惶，又鎮定，又發怒，又忠心又旁觀呢？沒有人能如此的。熱愛忽然暴動起來，就不能受理智的節制。鄧更在這裏躺着，銀白的皮膚邊流着金光的血液，這像是生命的城牆的破洞，從洞中死亡走進來。那裏是兇手，正浸在謀害的顏色中，他們的短劍很難看地蓋滿着血塊：有愛心的人，在這心中愛熱顯出來就變成勇氣，這又誰能節制呢？

麥克倍斯夫人（裝作不適）啊，這裏來救我！

馬克達夫 好好地去服侍她。

麥爾考姆（向道那爾班傍白）這正當我們說話，我們爲什麼不說？

道那爾班（向麥爾考姆傍白）這樣我們的命運許幾許幾？會奇出來

將我們圍困，我們有什麼可說呢？讓我們走；這事我們的淚水還不會預備呢。

班爾考姆（向道那爾班傍白）我們極大的悲傷還不會開始。

班考 去當心服侍麥克倍斯夫人！（麥克倍斯夫人帶出）當我們暴露着的脆弱的心志隱藏了的時候，我們再聚攏來研究這件殘酷的事，可以更了解一點。恐怖和疑慮搖動着我們：我站在上帝的大手中，從那裏我們可和那奸謀祕密的計劃交戰。

麥克達夫 我這也樣說。

衆人 我們大家都如此說。（除麥爾考姆，道那爾班外皆退場）

麥爾考姆 你要怎麼樣？我們不要和他們去合夥：這樣裝假作悲傷正是作僞人開脫自己的慣技。我要到英吉利去。

道那爾班 我到愛爾蘭去。當我們分開了我們各人的命運時，我們便可

以格外安全些。這裏有的是笑裏刀；和我們血系愈近的，愈是危險。

麥爾考姆 謀害的箭還沒有停飛，在我們最安全的就拿開了箭靶子。我們上馬罷；不必去告別，不停地跑罷。在沒有慈悲心可等的時候。奔逃是准許的。（同退場）

## 第四場——堡外。

羅斯，一老人登場。

老人 我能好好地記得七十年的事；在這許多年代中，我曾經過許多可怕的時候，許多可驚的事故；但這一夜的事却使以前所有的事不成爲驚奇了，

羅斯 啊，善良的老人，你看這天，牠不配看人所演的戲劇，便來威嚇這流血的劇場。照鐘上看來，應當已是日裏了，但黑夜仍然把世界的火炬掩住：這樣在光明應當吻着大地的時候，黑暗却將地面掩住了，這究竟是黑夜的勝利呢，還是白晝的羞恥？

老人 就正和那件幹了的事同樣的反常。在上星期二，有一隻在高處監視着的鷹，被一隻在守候着的梟鳥捉住弄死了。

羅斯：那鄧更的馬——這真是一件奇怪却確實的事——本來又好看，又駿捷，正是馬種裏最可愛的，性子却變野了，衝破了牠們的馬房，跑將出來，一些也不順從，好像要和人類開戰似的。

老人：別人說牠們互相咬起來了。

羅斯：牠們確是咬的，使我看得十分驚異。這裏好馬克達夫來了。

馬克達夫登場

羅斯（續下去說）：先生，現在世界怎樣了？

馬克達夫：你不看見嗎？

羅斯：可知道這件殘忍的事是誰做的？

馬克達夫：那兩個被麥克倍斯殺了的人做的。

羅斯：唉！他們有什麼好目的呢？

馬克達夫：他們受了人唆使：國王的二子和麥爾考姆和道那爾班偷偷地

逃了；因此他們就受了這事的嫌疑。

羅斯 這樣更是非常：奢侈的野心將你自己靠自己靠以生活的也吃去了！這樣  
麥克倍斯很像要就王位了。

馬克達夫 早已提出了他，還得到司剛去討論一下。

羅斯 鄧更的屍首在那裏？

馬克達夫 帶了到欲納去。那處是他祖上的聖庫，也是他們的歸骨  
所。

羅斯 你可要到司剛去？

馬克達夫 老兄，不去，我要到費夫去。

羅斯 很好，我也要到那裏去。

馬克達夫 很好，你可以在那裏看見什麼事都辦得很好：再見！否則，  
我們新接手就要顯得沒有舊時那麼容易。

羅斯 再會，老父。

老人 一路上帝保佑，也願上帝將一切壞事弄好，將仇敵變成朋友！

（同退場）





## 第二幕

### 第一場——福萊司。宮殿。

#### 班考登場

班考 你現在得到了：國王，可道，格拉米司，所有那妖女所許你的都得到了，但我怕你却因此做了件醜態的事：但據說這卻不會永永在你子孫手裏，我却是許多國王的祖宗。麥克倍斯啊，要是她們說的話，真正像你這些事都應了一般，那末這些使你發達的真情可不也會做成我的預言，鼓起了我的希望嗎？但是，不要說。

奏樂。麥克倍斯作國王裝，麥克倍斯夫人斯作王后裝，樓諾克恩，羅斯，勳爵們，命婦們，隨從們同登場。

麥克倍斯 這位就是我們的主客。

麥克倍斯夫人 要是將他忘了，那我們的大宴就有了缺憾，什麼事都不適合了。

麥克倍斯 今晚我們要舉行一次莊嚴的晚餐，先生，我要求你也光降。

班考 謹聽尊命；對你我的責任永遠地繫着。

麥克倍斯 這個下午你可要騎馬嗎？

班考 是的，陛下。

麥克倍斯 否則我們倒要在今天會議時請你演說，你的演說又是有力又

繁茂：現在我們却要等明天。你可要在外邊很多時候嗎？

班考 陛下，從此刻到晚餐的時間。我的馬倘若不比平時快一點，我一定是一二小時在黑暗中行走。

麥克倍斯 我們的宴會你可不要失約。

班考 陛下，我不失約。

麥克倍斯 我聽說，我兩位殘酷的表兄弟逃到英吉利和愛爾蘭，都不承認這件殘酷的弑父的事，却造了許多奇怪的話給人聽；但是明天再講罷，那時有許多國事都要我們幹。快去上馬：你晚上回來的時候再見。

弗樓安斯可和你同去嗎？

班考 是的，陛下：我們出發的時候到了。

麥克倍斯 願你們馬走得穩快；我將你們托付馬背。再會。（班考退場）

（在晚上七時以前，各人隨意去做什麼事；我們要在這裏等到晚餐的時候，可使這集會更快些些：上帝保佑你們，到那時再見！）（除麥克倍斯和一隨從外，餘人皆退場）喂，我有句話對你說：那些人可等着

嗎？

隨從 陛下，他們在宮門外。

麥克倍斯 帶他們進來。（隨從退場）要這樣是完了；但要平安却又有許多事——我們對班考畏懼很深；這可怕的東西管領着他的尊貴的天性：他敢做的事很多；他心中勇敢的氣質之外，他還有智慧可以帶領他勇氣平安地行使。只有他生活着我怕的；我的精神在他之下遭逢譴責，正如安東尼之於凱撒一樣。在巫女第一次稱我國王的時候，他責罵她們，又叫她們說他自己；於是她們又預言樣地說他是一個王系之祖：她們只將不結果的王冠放在我頭上，只將一枝無後的王節交給了我，此後別一隻手來攬得王位，而我的兒子却一無所得。要是如此，我豈不爲班考的子孫而點污了心，爲他們而殺了仁慈的鄧更；爲了他們在我的和平中加了怨毒，使我永遠的靈魂做了一般人的仇敵，却爲要使他們做國王，使班考的子孫做國王！與其如此，命運，你上戰場

來，和我來拚個勝負！誰來了？（隨從同二刺客登場）等在門前，我喊你時再來。（隨從退場）我們昨天不是一起談過了嗎？

第一刺客 是的，陛下。

麥克倍斯 好！你們對於我所說的有沒有思量過？你們要曉得，你們的不幸都是由他而來的；你們所應該諷誹的不是我；這些話我早在上次相見時詳細地向你們說明，你們是如何的受了欺騙，如何的受了阻撓，他們用了什麼器具來反對你們，用了什麼手來玩弄你們。最後我使你們自覺地說『這是班考做的』

第一刺客 你已指教我們過了。

麥克倍斯 是的，却還要進一層，這就是我們第二次會集要談的一點。你們可覺得你們的忍耐是怎地宰制着你們的天性，使你們會讓牠如此嗎？這個好人的重手拉你們到墳裏去，又使你們子孫永遠做乞丐，福

音可叫你們爲這人和他的子孫祝福嗎？

第一刺客 我們是人，陛下。

麥克倍斯 啊，只在人的名冊上你們都可當作是人，正如獵狗，長鼻狗，雜種狗，獒狗，惡狗，粗毛狗，水狗，狼狗都可以叫作是狗；這名單是照牠們迅速，遲鈍，狡猾，守家，打獵等價值而定的，每隻狗應按照寬大的自然所賦予而得到各異的稱號，在名冊上是完全兩樣的；人也是如此。現在，假使你要在人的名冊上得個地位，却不要在人羣中占最低的地位；我要將這件事交給你們，你們幹了這件事，就可將仇敵除去，可以得到我們的歡心，我們是爲了他生存着而不健，他死了什麼都好。

第二刺客 陛下，我這個人受了世人卑鄙的打擊，會激怒得無所節制，世間什麼事都不管了。

第一刺客 我也是個被不幸所困擾，被命運所牽累的人，所以我要將工作孤注，不是補償些兒不幸，就聽人蹂躪罷。

麥克倍斯 你們倆都知道班考是你們的仇敵。

兩刺客 不錯，陛下。

麥克倍斯 他也是我的仇敵，是這樣的死仇，他只生活着一分鐘，就在刺着我的生存；雖然我也能夠公然地將他除去，要我的意志負這件事的責，但我一定不能如此，因為有幾個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不能不顧他們的友誼，却反要悲傷那我自己打倒的人；因此我要求你們的幫助，爲了種種充分的理由，要將這事對大衆戴起假面具。

第二刺客 陛下，我們要去幹你所吩咐的事。

第一刺客 雖然我們的生命——

麥克倍斯 我看出你們是有勇氣的人。在一小時內，我要告訴你們應當



等在那裏。使你們知道最適宜的時間；因為一定要今晚幹了，還要在這宮殿之外幹；你們尤當記得我要弄他個乾淨，不要留些兒痕跡；那伴着他的兒子弗樓安斯也要使受同樣的命運，去了他正和去了他父親於我一般的重要。你們分別去決定一下：我即刻就到你們這裏來。

兩刺客 陛下，我們已決定了。

麥克倍斯 我就會來看你們：不要走出宮中。這是一樁結束的事。（刺客退場）班考啊，你的靈魂已變了飛箭，牠要是在尋天堂，那末今晚可以尋到了。（退場）

## 第二場 宮殿中之一室

麥克倍斯夫人，一僕人登場。

麥克倍斯夫人 班考出宮了嗎？

僕人 出宮了，夫人；可是他今晚要回來的。

麥克倍斯夫人 去對國王說，我有句話要對他談。

僕人 我就去，夫人。（退場）

麥克倍斯夫人 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完了，我們的願望達到了還不滿足；與其因毀滅了人却住在這多疑的歡樂中，還不如做那我們所破壞的人平安些兒。（麥克倍斯登場）什麼，丈夫！爲什麼你一人在那裏却以傷懷爲你的伴侶？這些思想早應跟着他們所想的東西死去，爲什麼你還要記起？不能補救的事就不能再想起；幹過就算了。

麥克倍斯 我們只傷了那條蛇，却沒有弄死牠；牠蜷伏攏來却仍舊活着，而我們的惡意却仍在牠舊日齒牙中危險地留着。但在我們在恐怖中就食，在這樣每晚來驚擾我的惡夢中睡眠以前，索性讓天地混亂罷，讓兩界都受苦罷；與其這樣受永遠心神顛倒的苦刑，還不如跟着那因為我們要得自己的平安而將他送到平安中去的死者一齊去好。鄧更是在他的墳裏；他已在生命多變的病症之後安眠了；奸謀已幹到極點了。以後無論鋼鉄，毒物，內部的惡意，外來的干戈，什麼都不能去擾他了。

麥克倍斯夫人 來，我溫和的丈夫，弄平了這煩憂的前額；今晚在我們賓客間要做出光明歡樂的樣子。

麥克倍斯 愛人，我就如此做；求你亦如此：你要記起考班；眼睛和舌頭都要特別待他；在這未曾安穩的時候，我們定要在這諂媚的河流中

洗着我們的尊嚴；要使我們的而貌蒙罩住我們的心靈，要將真情隱着。

麥克倍斯夫人 你必須排遣了這些思想。

麥克倍斯 親愛的女人，我心中充滿着蠟子！你知道班考和他的兒子弗樓安斯還活着。

麥克倍斯夫人 他們生命的契約不是永久的。

麥克倍斯 但還可放心；他們是可以攻擊的；你去尋歡樂罷：在這蝙蝠逃到他幽隱中去之前，在那硬殼的甲蟲應海蓋特之召，用吟哦的聲音在夜間疲乏地敲着之前，要發生一件可怕的事。

麥克倍斯夫人 什麼可怕的事要發生了？

麥克倍斯 愛人，在你贊美這件事之前，我不告訴你這消息。使人盲目的幽夜，來啊，將慈悲的白天的溫和的眼睛合起；用你那殘忍的看不

見的手將這使我變成灰色的約束物銷去，又撕成碎片！光線暗了，鳥  
鵝飛向羣集的林中去了；白天吉祥的東西開始低頭小睡了，幽夜黑暗  
的使者都跳向他們的掠物去。你聽了我的話驚異：但要安心着；要以  
意志堅固已在進行的惡。和我一同去罷（退場）。

## 第二場 近宮殿之園地。

三刺客登場。

第一刺客 誰叫你到我們這兒來的？

第三刺客 麥克倍斯。

第二刺客 我們不應該不相信他；既然他說的話是對的，我們只要跟着他的指示去做。

第一刺客 那末和我們同站着。西天還閃着白日的殘光：現在那遲延的旅客定在趕馬快跑，要及時尋到旅舍；那我們所等候着的人定在走近來了。

第三刺客 聽啊！我聽見馬聲。

班考（在內）噲！點個火啊！

第二刺客 那是他了：一切的賓客都在宮中了。

第一刺客 他們的馬回轉去了。

第三刺客 雖此約有一哩；可是他常是和平常人一樣，從地地步行到宮中去的。

班考，弗樓安斯持火炬登場。

班考 今晚要下雨了。

第一刺客 打倒他。（衆擊班考）

班考 啊，中計了！逃啊，好弗樓安斯，逃，逃，逃！你可以報仇。奴

才啊！（死。弗樓安斯脫逃。）

第三刺客 誰弄熄這火的？

第一刺客 不應當如此嗎？

第三刺客 只弄倒了一個；他的兒子逃走了。

第二刺客 我們失去了這工程最重要的一半。  
第一刺客 那末走罷！去報告去。（同退場）



#### 第四場 宮中之廳堂。宴席已排。

麥克倍斯，麥克倍斯夫人，羅斯，樓諾克思，勳爵們，隨從們  
登場。

麥克倍斯 你們都知道自己的等級，坐下來：誰都至誠地歡迎。

勳爵們 多謝陛下。

麥克倍斯 我們自己已在人衆中，做個卑微的主人。我們的女主人正危  
坐在椅上，但不久到時候時，我們可以請她給我們以歡迎。

麥克倍斯夫人 請代向我們的朋友說着歡迎：因為我的心說着歡迎他  
們。

#### 第一刺客登場至門邊。

麥克倍斯 看，他們都誠心地謝你。兩方面都一樣：我要生在當中：大

家都要盡歡；即刻我們就要環席進一回酒。（向門邊走去）你臉上有

血，

刺客 是班考的血

麥克倍斯 與其讓這血在他內部，還不如在你外面。可曾殺了他？

刺客 陛下，他喉管割斷了；這是我做的。

麥克倍斯 你真是割喉管的好手；但是一樣地弄死弗樓安斯的人也算是

好手：假如也是你做的，那你真可算無雙國士了。

刺客 陛下啊，弗樓安斯逃了。

麥克倍斯 那我的病又要來了：否則却早可痊愈，和大理石樣地健全，

岩石樣地穩固，空氣樣的自由自在了。現在我却幽囚拘禁在可恨的懷

疑和恐怖之中。但班考可是安然死了？

刺客 陛下啊，他早安臥在溝中，頭上有二十個傷，多少總不免一

死。

麥克倍斯：謝謝你；老蛇已死了，那逃了的爬蟲現在還沒有牙齒，雖然日後會含毒液。去罷；我們明天再談。（刺客退場）

麥克倍斯夫人：我的丈夫，你不會說着歡迎；不時時表示歡迎，只像是出賞的宴賓，真筵席是要不時地致意的；若僅僅乎吃，在家裏也就好了；離了家是要禮儀給美餐加味的；沒有禮儀這會集就乏味了。

麥克倍斯：正提醒得好！願好消化伴着食慾，願康健在好消化和食慾之前。

樓諾克思：陛下請就座。

班考陰魂登場，坐在麥克倍斯座上

麥克倍斯：要是那位丰神奕奕的班考也到，那我們的屋子便裝滿了國中的貴人了；對他我寧可責備他無禮，却不可憐他不幸不在這裏。

羅斯 他的不到應歸罪于他的允許。請陛下賞光就座罷。

麥克倍斯 桌上已滿了。

樓諾克思 這裏有個空位子。

麥克倍斯 那裏？

樓諾克思 這裏，陛下。陛下你怎樣？

麥克倍斯 你們中誰做了這事？

勳爵們 什麼，陛下？

麥克倍斯 (向惟有他能看見的班考的鬼說) 你不能說我幹這件事的：不要向我搖着塗血的頭。

羅斯 諸位，起來罷；陛下不大適意。

麥克倍斯夫人 朋友們，儘坐着：我丈夫是常如此的，從小就如此：請你們就座；這病只暫時發作一回，立刻就會復元；你們倘專注視着他

死

麥克倍斯：謝謝你；老蛇已死了，那逃了的爬蟲現在還沒有牙齒，雖然日後會含毒液。去罷；我們明天再談。（刺客退場）

麥克倍斯夫人：我的丈夫，你不會說着歡迎；不時時表示歡迎，就像是出賞的宴賓，真筵席是要不時地致意的；若僅僅乎吃，在家裏也就好了；離了家是要禮儀給美餐加味的；沒有禮儀這會集就乏味了。

麥克倍斯：正提醒得好！願好消化伴着食慾，願康健在好消化和食慾之前。

樓諾克思：陛下請就座。

班考陰魂登場，坐在麥克倍斯座上

麥克倍斯：要是那位丰神奕奕的班考也到，那我們的屋子便裝滿了國中的貴人了；對他我寧可責備他無禮，却不可憐他不幸不在這裏。

麥克倍斯夫人 哼，可恥！

麥克倍斯 今日之前，人道的法典定了公安之前，流血這算不得是第一  
次，古代早流過了。那時起，幾件殺人的事幹得使人都怕聽了。那時  
候是失去了頭腦，死去就完了；但現在頭腦有了二十處致命傷，却活  
轉來，來搶我們的位子；這事比謀害更奇怪。

麥克倍斯夫人 我賢能的丈夫，你高貴的朋友在等候着你。

麥克倍斯 我却忘了：我最賢能的朋友啊，不要對你奇怪；我有個奇病  
，知道我的人却不以為意的。來願大家康健；現在我要坐了。給我  
些兒酒，斟得滿。我飲酒為全桌的人祝福。（班考魂復現）尤其向我們  
的親愛的班考祝福；我只願他在這裏！為大眾，為我們要飲，大家為  
大家飲。

勳爵們 我們的責任，飲祝酒。

麥克倍斯(見鬼)：滾！不要給我看見！讓地面隱藏着你！你的骨頭已沒有骨髓了，你血已冷了；你用來睨視着的鷓目已沒有生氣了！

麥克倍斯夫人：諸位，請只當這是種習慣；別的沒有什麼；這不過破壞了現在的快樂。

麥克倍斯：人敢做的事，我總敢；你儘走近來像隻俄羅斯的熊，像隻武裝的犀牛，像隻西爾凱尼阿的老虎；你無論什麼形狀都可以，只要是這個樣兒，那我堅定的筋肉不會顫抖；否則就再活轉來，用你的刀到荒地去和我決死戰；我要是懷着戰慄，只當我是一個私生子。去啊，可怕的鬼魂！這空幻的侮辱，去啊！(陰魂消隱)啊，什麼；一去之後，我又變成個人。諸位，坐下來。

麥克倍斯夫人：你這奇怪的病弄得人掃興，將這樣好的一個會集破壞了。

麥克倍斯 可這樣的東西加到我們身上，竟會如夏雲樣的一些不使我們驚奇嗎？現在我總想起你能看見這景象，却仍能保持着自然的紅色。我却爲恐怖驚成灰白，你實使我覺得自己所有的性情也奇怪了。

羅斯 什麼景象，陛下？

麥克倍斯夫人 我求你不要說；他愈弄愈壞了；問他更激着他：就再見罷；不必客氣，一起走罷。

樓諾克思 再見；願陛下康健！

麥克倍斯夫人 願大家晚安！除麥克倍斯，麥克倍斯夫人外，餘皆退。

場

麥克倍斯 這定須有流血；人說殘惡的事總要自己受報的：據說石子也搖動了，樹木也開口了：預兆和內部的關係因喜鵲烏鴉這些東西將一個最祕密的謀殺者暴露出來。夜間是怎麼樣？



麥克倍斯夫人 夜和早晨不和諧。

麥克倍斯 馬克達夫不肯到我們的席上來你以爲怎樣？

麥克倍斯夫人 你可曾差人到他那兒去？

麥克倍斯 沒有去，這是我間接曉得的；但我將差人去。他們那些人中

，沒有一家人家沒有一個僕人在我這裏。我明天及時要到妖女那裏去

；叫他們多說些；因爲現在我只想用最不好的方法知道最不好的消息

。因爲我的好處，無論如何總沒有了；在血中蹈得那麼深，就是我不

想再拔涉前進，歸路也和前進一樣地困人了；奇怪的事我有在腦中，

也定要動手，這事定要在無從查考的時候幹了。

麥克倍斯夫人 你須要養養精力，去睡罷。

麥克倍斯 來，我們去休息罷。我這奇怪的自欺是爲了初次的恐怖，這

定須要弄成習慣。我們現在還不是老手啊。（同退場）

## 第四場 荒地。雷鳴。

巫女巫登場，遇海蓋特。

第一巫女 爲什麼啊，海蓋特！你很含怒的樣子。

海蓋特 我難道也和你們這種粗魯的婦人一樣？你們竟敢用有關生死之謎去欺騙麥克倍斯；我是你們魔心的主婦，一切災殃都先得和我商酌，這回却不叫我來助你與魔來顯示我們技術的光榮。何況你們所做的那些事，只爲了個忤逆的人子，他這人是狂暴又驕矜，一切都爲的自已，不爲你們。要趕快想法補救，去等在黃泉的低地，那裏我們明天早上相會；他定會來問他的命運。快預備你們的瓶子和魔藥，和應用的一切東西。我要到空中去，要忙到天明，去幹這傷人又可怕的工作；大工程必須在午前做好；當新月的角上掛下蒸氣之前，我就得先握

住不使降下地來。再用妖術將牠凝鍊，用來造出許多妖鬼，牠們變幻多能，會使麥克倍斯一敗塗地。他將不顧命運與生死，希望超脫恐慌與心智：你們都知道自信之心是人們最大的仇人。（內作樂，聞歌聲）

來呀，來呀，到我們這裏來……

海蓋特 我小精靈在那邊叫我，牠坐在霧中等着我。（退場）

第一女巫 來，我們趕快罷；她立刻就回來了。（同退場）

## 第五場 福萊司。宮殿。

樓諾克思及另一勳爵登場。

樓諾克思 我前次說的話只觸動了你的思想，這却還可推詳。我說這事總很奇怪。那鄧更是爲麥克倍斯所哀憫的：啊，他可是死了：那勇敢正直的班考行路得太遲；他你可說是弗樓安斯殺了的，因爲弗樓安斯逃了：人們不能行路太遲。誰人不想麥爾考姆，道那爾班殺了他們的父親是何等的奇怪？罪孽啊！這何等使麥克倍斯悲痛！他可不會憤怒地將那兩個爲飲酒和睡眠所管領的罪人殺了嗎？這可不是很高尚嗎？啊，并且也很聰明，因爲活着的人若聽了這兩人不承認定要忿怒的。因此，我說他什麼都幹得很好：我想，要是鄧更的兒子在他掌握之中，——天啊，他事實是不會的——那他們定會知道弑父是這麼一回事

；弗樓安斯也如此。但是，不要響！我聽說馬克達夫很倒霉，爲了亂說話，爲了不到那暴君的宴席：先生，你可能告訴他逃在那裏？

勳爵 鄧更之子那暴君不給他身分相當的對待，現住在英吉利朝中，那最誠心的愛德華特這樣的接待他，那仁慈的命運總算一點也不損他的身分：馬克達夫也去求向聖君，得他的幫助要來催醒諾森勃蘭和勇猛的西華德：這樣，由這些幫助——并且也得到上帝的允許，我們可再得自己飲食，自己睡眠，將宴席中的那殘忍的刀除去，可以忠君報主，可以自由受祿：現在正爲這些在憂傷：這個消息就激怒國王，便預備開戰。

樓諾克思 他可會召見馬克達夫？

勳爵 去召的：只得了一句回話：「先生，我不去，」那惱怒的人轉過背向我，輕輕地似乎說：「你會悔恨不該用這種回話來答我」。

樓諾克思 這是一個叫他小心的警告，要儘他的智力去幹事。望有個天使逃到英吉利朝上，會在他到之前先報告這消息；這樣很快的福社會即回到我們這在惡人手下受難的國家。

勳爵 我要爲他禱告。(同退場)



## 第四幕

第一場 幽穴，穴中燹着大釜。雷鳴。

三女巫登場。

第一女巫 那斑貓叫了三次。

第二女巫 那箭猪哀哭了四次。

第三女巫 鷹叫着：「時候到了，時候到了。」

第一女巫 環着那大釜跳舞，投入那有毒的內臟。那冷石下的睡了三十

「晝夜的蟾蜍，毒汗在睡眠時流出，我們先要將你在釜中煮沸。

同（唱） 工作啊，工作啊；使猛火奔騰，

使釜中的水燒滾。



第三女巫 還有濕蛇的瘦肉，在釜中煮着又烘着；壁虎的眼，蛙的腿，蝙蝠的毛，狗的舌，蝮蛇的叉舌，無眼蛇舌，蜥蜴的腿兒，貓頭鷹的翼翅，拿來做強有力的魔藥，地獄的湯，沸啊，沸啊，沸着大水泡啊！

同(唱) 工作啊，工作啊；使猛火奔騰，  
使釜中的水燒滾，

第三女巫 飛龍的鱗，狼的牙齒，女巫的木乃伊，貪食的海水鯊的喉胃，夜間掘起的毒草根，癩神的猶太人的心肝，山羊的胆，月蝕時割下的水松片，土耳其人的鼻子，韃靼人的嘴唇，娼婦生下來在溝中扼死的兒子的手指，用這些東西合成濃濃的粥湯；加上猛虎的五臟，做成一釜毒漿。

同(唱) 工作啊，工作啊；使猛火奔騰，  
使釜中的水燒滾。

第二女巫 再用狗猴的血使牠凝冷，魔力這樣做變成固定。

海蓋特登場

海蓋特 啊，很好！你們的工作真值得我稱贊；將來所得你們都有分；現在且環着釜兒唱歌，像一羣小怪和仙女，使你們放入的東西與起魔力。  
。（樂音與歌詞同作，「幽黑的精靈」等等。海蓋特退場）

第二女巫 我因姆指痛知道定有人在來了：誰在打門，門兒啊，你開了罷！

麥克倍斯登場

麥克倍斯 幽黑，神秘，幽夜的女巫們，你們在那裏作什麼？

同 一個說不出名字的工程。

麥克倍斯 我憑着你們的本領發誓責你們，無論你們怎樣，要回答我：即使你們聯合了那些風讓牠們和教堂交戰；即使大浪將船兒衝碎，吞

了；即使暴風將麥子吹倒大樹吹折；即使許多堡寨都在牠們旗號頭顛覆；即使宮殿和金字塔都將頭低垂到基地邊；即使世間植物種子的寶藏都遭顛沛，直毀滅滅了的時候，你們總得答我所問的話。

第一女巫 話。

第二女巫 請問。

第三女巫 我們將回答。

第一女巫 說啊，你還是願意請我們口裏說，還是要聽我們的主人們？

麥克倍斯 去叫他們，我要看着他們。

第一女巫 這母豬會吃了九隻小豬，這油脂會潤過凶手的凶器，將母豬血傾入，就就那油脂投在火上。

高（唱） 弱的鬼或是強的鬼，

從陰森森的鬼國內，

快來盡了你的責任，

不論你有多少本領。

雷鳴。一帶盞之首級升起。

麥克倍斯 你不相識的魔力，告訴我——

第一女巫 他知道你的心情；莫多說，聽着就是了。

幽靈 麥克倍斯，麥克倍斯，麥克倍斯！你要留意馬克達夫，還要留意費夫伯爵。這樣讓我去就是了。（幽靈入地）

麥克倍斯 無論你是誰，我多謝你這樣地警告我；是說中了我的恐懼；但是有句話——

第一女巫 他不會聽你吩咐的；這是第二個，比那個更有力。（雷鳴。

幽靈作血衫狀升起。）

幽靈 麥克倍斯，麥克倍斯，麥克倍斯——

麥克倍斯 是我有三隻耳朵，我就都會聽你。

幽靈 你須要勇敢，凶殘，又決斷；要輕視人類的權能，因為沒有一個

女子所養出來的人，會傷害麥克倍斯。（幽靈入地）

麥克倍斯 馬克達夫，你活着罷；我又何須怕你？但我要使這保證要堅定一些，要求造成個命運：我是不給你活着的，這樣我可對那驚人的怖恐說牠是說謊的，我可安然不怕雷鳴睡覺了。（雷鳴。幽靈作戴王冠，執樹枝之小兒昇起。）

麥克倍斯 這是那一個，他像個王子，他頭上戴着王冠？

同 聽着，不要說話。

幽靈 你只像獅子樣勇敢驕矜就是了，誰在那裏作亂你用不着關心：麥

克倍斯永不會失敗，除非大伯南林會走向鄧西能高山去，去對牠攻擊

幽靈 麥克倍斯，麥克倍斯，麥克倍斯——

麥克倍斯 是我有三隻耳朵，我就都會聽你。

幽靈 你須要勇敢，凶殘，又決斷；要輕視人類的權能，因為沒有一個

女子所養出來的人，會傷害麥克倍斯。（幽靈入地）

麥克倍斯 馬克達夫，你活着罷；我又何須怕你？但我要使這保證要堅定一些，要求造成個命運：我是不給你活着的，這樣我可對那驚人的怖恐說牠是說謊的，我可安然不怕雷鳴睡覺了。（雷鳴。幽靈作戴王冠，執樹枝之小兒昇起。）

麥克倍斯 這是那一個，他像個王子，他頭上戴着王冠？

同 聽着，不要說話。

幽靈 你只像獅子樣勇敢驕矜就是了，誰在那裏作亂你用不着關心：麥克倍斯永不會失敗，除非大伯南林會走向鄧西能高山去，去對牠攻擊

同向他眼兒出現，使他心兒悲痛；來來去去只似幽影重重！（八王出現，最後的一個手持一鏡；班考陰魂隨着。）

麥克倍斯 你太像班考的精靈了；下去！你的王冠使我眼珠乾枯；你的毛髮也如此，其他那個金圈的前額也如第一個一樣；第三個也和前兩個相像。可惡的女巫，你們爲什麼給我這些東西看？還有第四個！眼睛啊，你跳出眼眶罷！這根線難道要延長到世界末日嗎？還有一個嗎？有第七個？我不要再看了；啊，第八個又出現了，他拿了一面鏡子，給我看，還有許許多多；有幾個我看見帶着兩層球和一支節杖；可怕的景像！現在我曉得這是真的了；因爲那滿身血跡的班考向我在微笑，將他的後裔指給我看。（向女巫）什麼，竟如此嗎？

第一女巫 是的，是如此的。爲什麼麥克倍斯這般驚異？姊妹們，我們來安慰他的心靈，給他看我們最甚的歡欣；我要使空中發些幽韻，你

又須跳着古時的環舞；如此這偉大的國王，會說我們已盡職歡迎他。

（作樂。女巫跳舞，然後消隱。）

麥克倍斯 她們在那裏？去了嗎？儘讓這不祥的一日在日曆中受着咀咒

！噲！有人嗎？

樓諾克思登場。

樓諾克思 陛下要什麼？

麥克倍斯 你可看見些妖女？

樓諾克思 不會，陛下。

麥克倍斯 沒從你身邊走過嗎？

樓諾克思 真的沒有，陛下。

麥克倍斯 要她們經過的空氣都受毒，要相信他們的人都定罪！我聽得

奔馬的駝音；走過的是誰？



樓諾克思 這是三個人來報告你馬克達夫已逃到英吉利去了。

麥克倍斯 逃到英吉利！

樓諾克思 是的，仁善的陛下。

麥克倍斯 時間啊，你阻止了我可怕的事業了：迅速的「意念」是永遠追不及的，除非有「美行」隨着一齊走：從今起我的心事就要做我手頭要做的事。就是現在這事決意要幹了，這樣可教「思想」戴個「美行」的王冠：我要去襲擊馬克達夫的堡寨；圍起費夫，殺了他的妻子，子孫，和所有不幸在血統上有些關係的人。這不是像愚人一樣的法螺；這件事我要在起念未冷時做了：不要再看了！那些人在那裏？來，帶你到他們那裏去。（同退場）

## 第二場 費夫。馬克達夫之堡寨。

馬克達夫夫人，其子，羅斯登場。

馬克達夫夫人 他幹了什麼事要逃出鄉土。

羅斯 你定須要忍耐。

馬克達夫夫人 他沒幹什麼事：他逃走簡直是發狂：我們並不會幹了什

麼事的時候，恐怖會使我們變成叛徒。

羅斯 你不知道這是他的智謀還是他的恐怖。

馬克達夫夫人 智謀！棄了他的妻子，棄了他的子息，他的房產和封號

竟逃走了嗎？他不愛我們；他真沒有天性：因為那可憐鷓鴣雖是鳥中

最小的，只要他的雛鳥在巢中，牠也會和梟鳥爭鬪的。所有只是恐怖

，一些也不是愛情；這樣逃亡竟是不合理性，不會再有什麼智謀。

維斯·親愛的表姊，我求你要教導你自己：至於你丈夫，他是高尚，聰明，有判斷，很知道應變。我不敢多說：但時候也算太殘酷了，我們做了叛徒，却自己不曾知道；我們這樣用恐怖的心來察度這謠傳，却不會知道我們所怕的是什麼，只在一個廣闊無情的海面不定地飄浮着。我要向你辭別：我去得不會長久，就會再來的：事已到了最壞的一步，總不會再前進，或者另外重來過。（向小馬克達夫）我的好表親，

給你祝福！

馬克達夫夫人 他是人之子，然而他沒有父。

羅斯 我真是個愚人，我要再多留一會，便要使我羞辱，使你不安了；

我立刻走了。（退場）

馬克達夫夫人 孩子，你的父親死了；你現在怎樣辦？你想怎樣生

活？

子：母親啊，像鳥兒一般。

馬克達夫夫人：什麼，靠着蟲蠅嗎？

子：我意思是說靠所得的東西；牠們也如此。

馬克達夫夫人：可憐的小鳥！你不怕網，膠，羅，籠嗎？

子：母親，爲什麼？網羅不是爲小鳥而設的。你雖這樣說，我父親却沒有死。

馬克達夫夫人：他是死了：你沒有了父親怎樣辦？

子：啊，你沒有了丈夫怎樣辦？

馬克達夫夫人：無論在什麼市上我可以買到二十個。

子：你買進來再賣出去嗎？

馬克達夫夫人：你說這句話用盡了你的心智，老實說，照你那樣年齡，可算得有心智的了。

子 母親，父親可是一個叛逆？

馬克達夫夫人 他是的。

子 什麼叫做叛逆？

馬克達夫夫人 立了誓又說謊的叫做叛逆。

子 這樣人人都是叛逆嗎？

馬克達夫夫人 無論誰這樣就是叛逆，就定要縊死。

子 可是立了誓又說謊的都要縊死嗎？

馬克達夫夫人 人人要如此。

子 要誰去縊死他們呢？

馬克達夫夫人 好人去幹。

子 那末這些立誓又說謊的人真是蠢人；因為立誓又說謊的人已多得儼

夠攻擊好人了，可以反將他們縊死。

馬克達夫夫人 可憐的猴子，上帝祐你！可是現在你沒了父親，究竟怎樣辦？

子 要是他真死了，你要爲他哭泣；要是你不哭，那就是快有新的父親的信號。

馬克達夫夫人 亂說的小子，你怎樣說！

一報信人登場

報信人 美麗的夫人，祐你！你不知道我，雖然你的身分我完全知道。

我怕有些兒危險在走近你：你要是願聽一個庸人的勸告，那末請不要在這裏；帶了你小的去罷。我想我是很粗暴，不會這樣恐嚇你；若果有其事，那很殘酷的危險已臨你身了。願天祐你！我不敢在這兒久留。

。(退場)

馬克達夫夫人 逃到那裏去呢？我沒有罪。但我記得今兒我是在塵世中

，在塵世中有罪却可以讚美的，做好事有時却會給人當作危險的惡事：  
：唉，那末我可只用這婦人的抵抗說我不會有罪嗎？

刺客數人登場

馬克達夫夫人 這些是什麼人？

第一刺客 你的丈夫在那裏？

馬克達夫夫人 我希望他不在這樣不潔的地方，那裏像你們這種人可以  
尋到他。

第一刺客 他是個叛逆。

子 你亂說，你這惡徒！

第一刺客 什麼，你這混蛋！（刺他）好謀的小畜！

子 母親，他已殺了我了：我求你逃啊！（死去。馬克達夫夫人退場，  
口叫「殺人！」刺客們在後面追着）

## 第三場——英吉利·王宮前。

麥爾考姆，馬克達夫登場。

麥爾考姆 我們去尋找一處幽暗無人知道的地方，在那裏我們可以爽快的一哭。

馬克達夫 甯可讓我們握着這把致命的刀，勇敢地去保護我們的鄉土；每天早晨總有新的寡婦在號哭，新的孤兒在叫哭，新的悲哀衝到天上，而天也似乎作着回音，來對蘇格蘭的哀怨表同情。

麥爾考姆 我很悲傷我相信的事，我也很相信我 knowing 的事；既然時間還可以幫助，那我能補救的我總願補救。我曾說過的那事，或許竟會如此的。這個暴君，現在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污了我的舌頭，從前却以為他是誠實的：你會很愛他的；他却還不會觸動過你。我還年青；我



可以幫助你得到他的恩寵，獻一隻可憐無辜的綿羊以息上帝之怒是最聰明的事。

馬克達夫 我不是奸細。

麥爾考姆 但麥克倍斯却是的。人們有德的天良會因受了王者的命令而全改變。但我要求你饒恕；我的思想是不能使你改變的；天神們仍很光明，雖然那最光明的已倒了；雖然那些最污穢的一切竟敢僭取美德的風度，但美德總仍是這個樣子。

馬克達夫 我失望了。

麥爾考姆 或許正是我所疑的事失望了。爲甚你這般性急的棄了你妻子，那些貴重的東西，那愛情的堅結，并且未曾告別？我求你，不要讓我的疑心做你的不榮譽，但只是爲我的安全。無論我怎樣想，你總可完全不錯。

馬克達夫 流血罷，流血罷，可憐的國家！大暴虐，將你的根本放穩固來，因為善不敢來阻當你！只享受的造惡的結果，這個要求已經穩定了！再會。勳爵：就是那暴君得到了全土，再加以富饒的東方，我也不願做如你所想的那種惡徒。

麥爾考姆 不要見氣：我並不因絕對的不信任你而如此說。我想我們的國家陷在這束縛之中；牠在哭泣，牠在流血，每天在加多傷痕：我也想許會有爲我而舉起的手；從這裏仁厚的英王爲我安排了很好的千多人：有了這些，在我要踏着那暴君的頭，或是將那頭刺在我刀上的時候，我可憐的國家會因那勝利的人添出比往時更多的罪惡，比往時更要多受種種痛苦。

馬克達夫 你說是那一種人？

麥爾考姆 我指的我自己：我知道自己所有深入的惡點，要是將牠們

示出來，那末烏黑的麥克倍斯比起我無限的惡德，要顯得如雪樣的白，可憐的國家會看過他像隻綿羊。

馬克達夫 在可怕的地獄裏的羣衆中，比麥克倍斯還罪惡的鬼是沒有  
了。

麥爾考姆 我承認他是殘忍，奢侈，貪心，作偽，欺詐，兇猛，惡意，並且帶着所有說得出的罪惡；但是我的荒唐却是無底的：你的妻子，你的女兒，你的主婦，和你的女郎都不能滿足我的淫慾；我的慾望溢出了所有節制的能阻我意志的妨礙：麥克倍斯總比這樣一個人去統治好。

馬克達夫 天生不能節制的放縱是一種暴行；這會逼使快樂王位的不合時地傾覆，使許多君王失敗。但却不要怕會看得出你的真情：你可私自縱樂個暢快，却要做冷冷的樣子，你這樣可以矇蔽世人。我們儘有

自願的女人；儘有那些知道你的嗜好而將牠們自己來獻媚的，你也未必是這樣的鴛鳥會吃完她們。

麥爾考姆 此外在我拙劣的性質中，還生育着無厭的貪吝，要是我做了王，我要奪了那些貴族的土地，要了一個人的珠寶，還要另一人的房屋；愈多得却愈會使我飢饉，我會向善良忠誠的人提出爭端以破壞他們的財產。

馬克達夫 這種貪心黏着得更深，是和比夏日般熱的情慾還可怕的根一齊生長，這是殺了許多國王的刀；但不要怕；蘇格蘭儘夠滿足你的慾望，歸你一人所有；有別的光榮來補償，這些是都可以忍耐的。

麥爾考姆 但我却沒有適合於國王的美德，譬如公正，忠實，節度，穩重，寬厚，恆心，仁慈，恭順，虔誠，堅忍，勇氣，剛毅這些性質，我一點也沒有；却有許多種種有許多方法行使的罪惡。啊，我要是當了

權，我要將和睦的蜜乳傾入地獄中，擾亂世間的太平，破壞天下的統

一。

馬克達夫 哦，蘇格蘭！蘇格蘭！

麥爾考姆 你說這樣的人是否宜於治國。說罷，我確是和我所說一樣的人。

馬克達夫 宜於治國！不，并且不宜於生存。啊，擁戴着不正適的，因流血而得位的暴君的可憐的國家啊，你的真君之後尙且自己詛咒，在毀謗他自己的種族，那你幾時能再見健全的一日啊？你的父王是個最賢聖的君王：那生你的王后，立着的時候還比跪着的時候少，終身準備着死亡。再會罷！你自己申說的這些惡德已將我驅逐出蘇格蘭。我的心胸啊，你的希望在這裏完了！

麥爾考姆 再克達夫，這個高尙你天性，是節操的嬌女，已在我心上將

黑色的疑慮拭去了，使我的思想與你的忠實調和了。那可惡的麥克倍斯用盡種種的方法想制服我，但節制的智慧將我從過於輕信的急驟牽住；但願上帝處置你我！因為就到現在我已遵照了你的指示，取消我自己的毀謗，這裏我絕了自己加上身上的污點和罪孽，這些是與我天性不同的。但我還未使我所愛的人知道，我永不會背誓過，不貪求過曾經屬於我的東西，永不會失過信用，不願向別人的朋友洩漏他的隱事，愛真理不下於愛生命；我第一次的假話就是反說我自己：我實在可以統帶你和我同憐的國家所有：老西華德，在你未來時，帶着一萬個勇士，預備着已向那兒出發了。現在我們可去和他聯合，靠上帝的幫助，我們一定成功的。你爲甚默默無言？

馬克達夫 這樣兩種如此不同的話真教我難以調和，一種使我歡樂，一種使我悲哀。

麥爾考姆 好，我們以後再說罷。

一 醫生登場

麥爾考姆 請問國王可出來嗎？

醫生 啊，先生；有許多可憐的人在等候着他去醫治；他們的病痛使最大的醫師束手；但他的撫摩——因為天曾以神聖給他的手——立刻可以醫好他們。

麥爾考姆 我謝你，醫生。（醫生退場）

馬克達夫 他所說的是什麼病症？

麥爾考姆 這叫做癩癧症；這個好國王的最神奇的一件工作；自從我來到了英吉利，常看見他幹。他如何地感動上天，只他自己深知；但是，那得奇病的人羣，却是癰腫潰爛，看來很可怕的，外科醫生都看了束手，他却能治；掛一塊金幣在他們頸上，禱告着將牠們放上；據說

，他留這種祝福給繼續他的君王。除這件奇異的能力外他還有天賦的預言術，各種的祝福圍在他王位邊，這使他更顯得光榮。

羅斯登場

馬克達夫 看啊，誰來了？

麥爾考姆 我的國人，但我却不認得他。

馬克達夫 我最溫和的表弟，歡迎你到此。

麥爾考姆 我現在認識他了：好上帝，快去了使我們生疏的原因！

羅斯 先生，願如此。

馬克達夫 蘇格蘭仍處於往日一樣的地位嗎？

羅斯 唉，可憐的國家，幾乎怕知道他自己了！這不能稱爲我們的母國，這是我們的坟墓：那裏只有什麼也不知道的人還露着笑容：那裏空中只作着長吁短嘆和駭叫，却沒有人留意；那裏猛烈的悲哀似乎是禱



平凡的感動：聽得死人的喪鐘已不大問是誰的了；好人們的生命却比他們帽上的花朵先消滅，或是在未病前死了。

馬克達夫 親戚啊，太詳細了，却也太真實了！

麥爾考姆 什麼是最近的痛苦呢？

羅斯 就是一小時生存就會聽到別人的私議了；這樣在一分鐘一分鐘揮下去。

馬克達夫 我的女人怎樣了。

羅斯 啊，很好。

馬克達夫 我的孩子們呢？

羅斯 也很好。

馬克達夫 那暴君倒沒有擾亂了他們的和平嗎？

羅斯 不會，我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很平安。

馬克達夫 不要這樣不肯說：究竟怎樣了？

羅斯 當我這樣重災地負擔了這消息到這裏來的時候，有個謠言說許多賢能的人已起事了；這我猜來大約是可信的，因為我看見那暴君已在動兵了：這正是要人幫助的時候；你的眼在蘇格蘭會造出兵士，使我們的女子戰爭以除去這痛苦的不幸。

麥爾考姆 我們到那兒去，去做他們的安撫；可敬的英王借我們了好西華德和一萬人；沒有一個教國能發出更老練的軍人。

羅斯 我恨不能有同樣的報答！但我的話却只應在荒涼的空氣中叫出；在那裏是沒有人可以聽得。

馬克達夫 關於什麼的話？公共幸福嗎？或是關於一人的悲哀？

羅斯 沒有個忠誠的心靈不分得些這事的悲哀；雖然主要的部分只關係於你的。

馬克達夫 要是關於我的，不要瞞了。快讓我知道。

羅斯 永不要讓你的耳朵憎厭我的舌頭，我的舌頭要用牠們不會聽見過的最哀沉的聲音充滿了你的耳朵。

馬克達夫 啊！我猜着。

羅斯 你的堡寨被襲擊了；你的女人和孩子遭了很野蠻的殺戮；若再說出那種詳情，會使你們尸身也加到那一堆被殺的尸身上去。

麥爾考姆 慈悲的天啊！朋友啊！不將帽子蓋到眼上；將你的悲哀吐出來。不會說出的悲哀在向憂傷過度的心靈輕語，叫牠破裂。

馬克達夫 連我的孩子們嗎？

羅斯 女人，孩子們，僕人們，和所有找得到的人。

馬克達夫 我必須要離了那裏！我女人也殺了嗎？

羅斯 我已經說過了。

麥爾考姆 安心些罷：讓我們來做報這大仇的藥物，來醫好這大大的毒。

馬克達夫 他是沒有子女的！一切我可憐的無辜者啊！你不是說一切嗎？  
 ？她獄中的鴛鳥啊！一切嗎？什麼，一切我可憐的小雞和他們的母雞  
 一起擺去了嗎？

麥爾考姆 要男子樣地和悲哀爭鬥。

馬克達夫 我是要這樣做，但我也須男子樣地感到悲哀；我不得不記得  
 他們往日，他們是我最寶貴的。天神可是看着，而不干涉嗎？有罪的  
 麥克倍斯，他們都是爲你遭難的！我是不幸，不是爲他們自己的過處  
 ，却是爲我的，他們却遭了殺戮。願天給與他們和平！

麥爾考姆 讓此事做你鐮刀的磨石；讓悲哀變成了憤怒；不要鈍了心，  
 要激牠起來。

馬克達夫 啊，我能用眼睛作女子，用舌尖作誇者的樣子！但是，和善的天神們，請去了所有的遷延；你即刻將蘇格蘭的惡鬼和我自己放在面對面；放他在我鋼刀所及的地方；要是他逃了，就讓天也饒他！

麥爾考姆 這話說得男子樣的。來，我們到國王那兒去；我們的兵已備好了；我們只缺告辭：麥克倍斯被搖動的時機到了，上天的神力在鼓勵他們的器械。儘量安慰着你自己，這長夜漫漫，只等不到天明！

(同退場)

## 第五幕

### 第一場——鄧西能·堡寨中之前房。

#### 一 醫生一侍女登場

醫生 我會和你看守着兩夜，却覺得你的報告未必真確。她最後一次夢行在什麼地方？

侍女 自從王上上了戰場，我曾看見她從床上起來，身上披着睡衣，開了室門，取了紙，摺起來，在上面寫着，讀着，最後又封了，於是仍回到床上；但他一直睡得很熟。

醫生 這樣同時接受睡眠的利益，又幹着應在白天做的事，是心緒倉皇得利害！在這夢行中，除了走路和你所說起的事外，你有時可聽見她

說話？

侍女 先生，我不願報告她的事。

醫生 你應向我報告；你應得如此。

侍女 不能對你也不能對任何人說；因為沒有人能證實我的話。你看，她來了！

麥克倍斯夫人登場

侍女 這正是她的常態；我可以以生命爲誓，她是熟睡着。你躲着看她。

醫生 她這盞燈那裏來的？

侍女 啊，這是在她身旁；她身旁有不熄的燈火；這是她所吩咐的。

醫生 你看，她的眼是睜着。

侍女 但牠們的感覺却仍閉着。

醫生 她現在幹些什麼？看啊，她如何在擦着兩手。

侍女 這是她常有的舉動，好像在洗着手。我會記得她會這樣繼續過一刻鐘。

麥克倍斯夫人 無論如何，這裏總有個斑點。

醫生 聽着，她說話了：我要記下她所說的話，可以使我的記憶滿意。

麥克倍斯夫人 去啊，罪惡的斑點！去啊，我說！一，二；什麼，時候到了。——地獄多麼黑暗！——哼，我的丈夫，哼。一個軍人，並且懼怕？既然沒人能有責問我們的威權，那我們又何需怕知道這事的人？——但是誰想得到這老人身上有這許多血？

醫生 你可聽得這話？

麥克倍斯夫人 那費夫伯爵會有個妻子：現在她在那裏？——啊，可是



這些手永不會清潔了嗎？不要再這樣，我的丈夫，不要再這樣：你那  
次一驚之後什麼都壞了。

醫生 快來，快來；你已知道了你所不應知道的事。

侍女 她說了不應當說的話，我是決定了；她所知道的天也知道。

麥克倍斯夫人 這裏仍有血的氣味：所有阿刺伯的香料不能擦香這小  
手。啊，啊，啊！

醫生 是怎地一聲太息！心中已滿裝着驚慌。

侍女 雖然能得全榮，我也不願有這樣的心在胸中。

醫生 好，好，好！

侍女 先生，求上帝保佑一切都好。

醫生 這病我却無能爲力：可是我知道夢行的人會安然死在床上。

麥克倍斯夫人 洗你的手，穿你的睡衣，臉不要發白：——我再告訴你

，班考已埋了，他不會走出坟來。

醫生 竟如此嗎？

麥克倍斯夫人 上床去，上床去；有人在叩門：來，來，來，來，將你的手給我；幹了的事都不能挽回：上床去，上床去，上床去。

場

醫生 她現在可會上床去？

侍女 就會去了。

醫生 外面有不好的傳聞：反常的行爲生出反常的困擾：有污點的良心會向他的耳聾的枕頭瀉出祕密：虔誠在她是比较醫治緊要一點。上帝，願上帝恕我們！看着她；替她去了所有擾她的原因，却仍要留心着她：再會罷：她已使我心昏目眩了：我想着，却不敢說。

侍女 再會，醫生。（同退場）

## 第二場 近鄧西能之鄉間。

曼泰司，開史乃斯，安各斯，樓諾克思，兵士整旗鼓登場。

曼泰司 英國兵已近了，統帶的是麥爾考姆，他的叔父西華德，和好馬。

克達夫：報仇心在他們身上燃燒着；他們這樣密切的關係會引起死人去流血。

安各斯 我們要在伯南森林附近遇見他們；他們是從那條路來的。

開史乃斯 誰知道道那爾班可和他哥哥在一起？

樓諾克思 先生，他一定不在一起；我有所有貴族的名單；那上面有西華德之子，和許多到現在纔成人的無鬚的青年。

曼泰司 那暴君怎樣？

開史乃斯 他已將大鄧西能堅守起來；有些說他已瘋了；有些不大恨。

他的人說是勇敢的暴怒；但是，他一定不能節制統治的範圍中的雜亂。

安各斯·現在他覺得他的暗殺黏在他手上；刻刻有的暴亂在責備他的不忠；他所吩咐的人移動，只是爲了吩咐，完全不是出於至誠：現在他覺得他的尊號很寬地掛着，好像長人的衣裳披在短賊身上。

曼泰司·既然他身上所有的官能都在責備自己，那誰再要責他擾亂的知覺使畏縮，使驚異呢？

開史乃斯·好，我們上去依我們應盡的服從做：讓我們去與救國難的醫生相會，要在他身上流着血以滌清國家。

樓諾克思·應怎樣就怎樣，要去滋潤那王者之花，淹死那惡草。我們可

向伯南進軍！(同退場)

## 第二場 鄧西能。堡寨中之一室。

麥克倍斯，醫生，隨從登場。

麥克倍斯 不要再向我報告；讓他們都逃了：除非伯南森林移到鄧西能，我總不會怕得成病的。麥爾考姆那孩子是什麼？他可不是女人養的？那知道人類結果的精靈會這樣向我宣述：『不要怕，麥克倍斯，沒有一個女人所養出來的人會有權力加到你身上。』那末儘逃罷，你們這些作偽的伯爵，儘去混在英國的貪樂人中罷；我用來治國的精神，和我的心永不會因疑惑而消沉，因恐怖而搖動的。

一僕人登場。

麥克倍斯 你這面色青灰的賤僕，惡鬼嚇得你變色了！你那裏得來這鵝一般的模樣？

僕人 有一萬——

麥克倍斯 鵝嗎；惡徒？

僕人 兵士，陛下。

麥克倍斯 去刺痛你的面貌，用紅色捲着你的恐怖，你這胆小的孩子。  
什麼兵士，呆人？你心靈死了！你這樣灰色的面龐，却是勸人恐怖。  
。灰面的，什麼兵士？

僕人 是英兵。

麥克倍斯 將你的面貌拿開。（僕人退場）賽東——我的心病了，當我看見你的時候，——賽東，我說——這種搖動許會使我永遠安樂，許會一時就使我退位。我已說得够長了：我生命的途程如一片黃葉已墮入憔悴了；我已不能有老年時所應得的如忠誠，愛情，服從，朋友等等了；却只代以離不嚮而很深的咀咒，口頭的讚美，和這可憐的心稿

拒絕而又不放的一口氣。賽東！

賽東登場

賽東 陛下有什麼話？

麥克倍斯 還有什麼消息？

賽東 報告過的事都證實了。

麥克倍斯 我要去打，非到我的肉從骨上割下不放手。拿我的甲來。

賽東 這還用不到。

麥克倍斯 我要穿。差馬兵去偵察去：要四面去搜尋。將說恐怖的人吊

死。拿我的甲來。醫生，你的病人如何了？

醫生 陛下，她的身體沒有她的精神病得那樣利害。想像擾着她不使她

安息。

麥克倍斯 醫好她：你能不能醫治有病的人，使不記起深深的悲哀，消

去腦中煩惱，用能使人遺忘的甜美的解毒物去從擠塞着的胸中洗清那壓在心上的危險東西？

醫生 這須要病人自己療治。

麥克倍斯 你去醫狗去，我却不要。來給我披上丁甲；拿我的鎗給我。賽東，傳令出去。醫生，伯爵們逃避了我了。來，快來啊。醫生，要是你能尋出我國家的病，又醫得牠和本來般健全，我直要讚美你得起。同聲來讚美。——將鞭拉了，我說——什麼大黃，桂皮，或是瀉藥可以洗清那些英人？你可聽見他們？

醫生 是的，陛下的預備使我們聽見他們走近來了。

麥克倍斯 立刻將兵器拿來。我不怕死亡，直到伯南森林移到鄧西能來。  
(除醫生外餘退場)

醫生 我要是不在鄧西能，再多的利益也不會把我拉到這裏來。(退場)



#### 第四場 近鄧西能之鄉間。在林邊。

麥爾考姆，老西華德及其子，馬克達夫，曼泰司，開史乃斯，安各斯，樓諾克思，羅斯，兵士們整旗鼓登場。

麥爾考姆 兄弟們，我想家家戶戶可以安閒的日子快到了。

曼泰司 我一些兒不懷疑。

西華德 在我們前面的是什麼樹林？

曼泰司 伯南森林。

麥爾考姆 叫每個兵都割下一個樹枝，放在自己面前，由這個方法，我們可以掩蔽着我們的兵數，可讓敵人偵察不出我們的消息。

兵士們 都這這做。

西華德 我們只知道那自信的暴君仍守在鄧西能，并且老等着我們去圍

他。

麥爾考姆 這是他的主要目的：因為只要有機可乘，大大小小都要叛離他。只有那些受壓迫的人在爲他服務，就是他們，也是不甘心的。

馬克達夫 我們要看了事實再能下斷語，且讓我們盡我們軍事的能力。

西華德 這個時候固得有決斷使我們知道賞罰的利害。空想只能生出虛幻的希望，須要用交戰後來解決問題：現在向前進行。（同退場）

## 第五場 鄧西能。在堡塞中。

麥克倍斯，賽東，兵士們整旗鼓登場

麥克倍斯 將我們的旗掛出外牆去；「他們來了」這呼聲還在喊着；我們堡寨的堅固可以嘲笑那圍困；讓他們在這裏臥着，直到飢荒和瘡疾將他們吃了；他們要不是加上本來應歸我們的兵力，我們許能勇敢地與他們面對面的交鋒，將他們打回家去。（內作婦人呼聲）這聲音是什麼？

賽東 這是婦人的呼聲，陛下。（退場）

麥克倍斯 我幾乎忘了恐怖的滋味了：從前有這樣的時候，我一聽得夜間的駭叫，知覺就會發冷；我的頭髮在聽這可怕的話的時候會顫動，又直豎起，好像有了生命一樣；我的飽受驚惶；可怕的事已熟悉於我殘

醒的思想，再不能驚我了。

賽東再登場

麥克倍斯 爲什麼這樣叫？

賽東 陛下，王后已死了。

麥克倍斯 她此後也總要死的；或許已有過說這樣一個字的時候。明天，又明天，又明天，這樣日復一日地光陰爬着，直到可記載的時間最後的一部；而所有我們的昨日在照着趨到死後歸塵土的路上。熄了，熄了，短期的燭火！生命只是個移動的陰影，一個可憐的伶人在舞臺上大步浪度他的時日，後來別人便不看見他了：這是一個呆子所說的故事，雖是聲氣激昂，却全無意味。

一報信人登場

麥克倍斯 你是用你的舌頭來的；快說你的話。

報信人 陛下，我應得報告我所看見的，但不知怎樣辦好。

麥克倍斯 啊，說罷。

報信人 我在山上守望時，向伯南望去，我覺得看見樹林忽地在移動。

麥克倍斯 說謊的奴才！

報信人 這要是並無其事，儘你怎樣辦我：在三哩中你可看見牠前來；

我對你說，這是個移動的樹林。

麥克倍斯 你要是說謊，我要在那株樹上將你活吊着，直等飢餓來使你

乾枯：你的話要是真的，你也可以照我治你的方法治我。我的決心銷

沉了，我開始懷疑那妖鬼的雙關語，這樣像真實似的說謊：『不要怕

，除非伯南森林走到鄧西能來』；現在却真有樹林走向鄧西能來了。

兵器，兵器，我要出去！要是他所說的話真發現，那也不須逃，也更

莫留在這裏了。我已投入做了個厭太陽的人，只希望世間的一切事現在都傾亂。吹起警號來！風，你吹啊！毀滅，你來啊！至少我們要背着甲冑死。（同退場）

## 第六場 鄧西能。堡寨前。

麥爾考姆，西華德，馬克達夫等等同其軍隊張旗鼓擣樹枝登場。

麥爾考姆 現在已近極了；你們可以將枝葉的蔽物拋去，顯出你的本形。

。賢能的老叔，你帶了令郎和我的兄弟去衝頭陣；賢能的馬克達夫和我們照計劃去幹其餘一切的事。

西華德 再會，我們要在夜晚遇到了暴君的兵士，我們若不能打，讓我們被擊敗。

馬克達夫 將我們所有的號角都吹起來；給那些攻血陣的先鋒隊多些勇氣。（同退場）

第七場 戰場之另一部分。警鐘。

麥克倍斯登場

麥克倍斯 他們已將我吊在個火刑柱上；我不能逃，只能熊一般地去打。  
。誰不是婦人養的？我只怕他一個。

小西華德登場。

小西華德 你叫什麼名字？

麥克倍斯 你聽見了要嚇的。

小西華德 放屁；即使你說你的名字比在地獄中的還熱都不白。

麥克倍斯 我叫麥克倍斯。

小西華德 就是妖鬼也說不出使我聽了更厭恨的名字。

麥克倍斯 并且也沒有更可怕的。



小西華德 放屁，可恨的獨夫；我要用刀來證明你的謊語。（相鬥。小西華德被殺）

麥克倍斯 你原來是女人養的。那女人養的人所舞的鋼刀兵器是被我訕笑的。（退場）

警鐘。麥克達夫登場。

麥克達夫 喧聲是從這面來的。暴君啊，現出面目來！要是你死了而未受我的一擊，我的女人的陰魂要聚在我身邊不散的。我不能擊那些可憐的兵士，他們的手臂是僱來拿兵器的。我要擊你，麥克倍斯，否則我將無用的鋼刀放在鞘內。你當在那裏；照這樣喧聲看來，好像有件大事已宣佈了；命運，讓我找到牠！此外我無所求。（退場。警鐘）

麥爾考姆，西華德登場

西華德 這條路；在讓這堡寨給我們；那暴君的人在兩方戰着；那高處

的伯爵們在戰場上很勇敢；勝利好像自己在說是你的。另外沒有什麼事了。

麥爾考姆 我們曾遇到在我們旁邊打的仇敵。  
西華德 殿下，進堡寨去。（同退場。警鐘）

## 第八場 戰場之另一部分。

## 麥克倍斯登場

麥克倍斯 爲什麼我要做羅馬的愚人，死在我自己的刀上呢？我看見了，活着的仇人，還不如讓他們流血。

## 馬克達夫登場

馬克達夫 過來，地獄的狗，過來！

麥克倍斯 別人我不避只避你；但是你回去罷；我心中你的血肉也裝得太多了。

馬克達夫 我沒有什麼話，我的話在我的刀上：你這無可形容的惡徒！  
〔他們相鬥〕

麥克倍斯 你白費了力：要使我流血，正如用你的刀割不可割的空氣！

般的不容易；讓你的刀口落在可傷的頂飾上；我的生命是有魔術保護；牠不會屈服於一個婦人所生的人。

馬克達夫 對你的魔力絕望罷；讓那你所供奉的天神告訴你，馬克達夫是在未臨產前從他母親腹中取出來的。

麥克倍斯 詛咒那告訴我這話的口，因為牠失了我的勇氣！不要再相信那用雙關語的狡詐鬼；將所許的話放在我們耳裏，却使我們失望！我不願和你打。

馬克達夫 那末你投降，怯者，活着給世人看：我們要將你當作希有的怪物似的畫你的旗桿上，下面還寫着：『這裏你們可以看見暴君。』

麥克倍斯 我，我降伏了跪在小麥爾考姆面前，來受這些烏漢的惹厭。

雖然伯南樹林已來到鄧西能，雖然你這不是婦人人生的人來交戰，我仍要做最後的嘗試。我將我的盾蔽着。打呀，馬克達夫；誰先說『住手

，夠了！』的，誰就要入地獄。（門着退場。警鐘。）

退兵，作樂。麥爾考姆，西華德，羅斯，樓諾克思，安各斯，開

史乃斯，曼泰司兵士們整旗鼓登場

麥爾考姆 我願我們失去的朋友們安然回來。

西華德 有幾個失散了；但我看來，却總算輕輕地得了個大勝。

麥爾考姆 馬克達夫失去了，還有令郎。

羅斯 勳爵，令郎已盡了軍人的義務了。他只是應爲做人而生活；他正

將豪勇來證實他的責任不久，他就男子樣地死了。

西華德 那麼他已死了麼？

羅斯 啊，并且已拿出戰場：你的悲哀不能拿他的美德來量，因爲他的

美德是無盡的。

西華德 他可是傷在前面？

羅斯 啊，在後面。

西華德 啊，那末願他做上帝的兵士！要是我有頭髮樣多的孩子，我也不會希望他們死得更好一點：聽他的喪鐘在打了。

麥爾考姆 他值得更多的悲哀，爲要爲他盡哀。

西華德 不，這已夠了：他們說他死得勇敢，算還了他的債：因此，願上帝祐他！這裏新的安慰來了。

馬克達夫挑麥克倍斯首級在鎗頭登場。

馬克達夫 賀你，國王！現在你是國王了；看啊，這就是竊位的應詛咒的首級：世界自由了；我看你圍着一國的羣英；大家在心裏都向你祝賀；我望他們的聲音和我一樣地叫響來：祝賀啊，蘇格蘭國王！

同 祝賀啊，蘇格蘭國王！（作樂）

麥爾考姆 在計算着你們個個人的忠愛來酬報你們之前，不應廢了許多

光陰。我的勳爵和親戚們，此後都做伯爵，這是蘇格蘭第一次有的榮譽。另外還要和世人再計劃着，——要將那些因為避監守着的暴政的網羅而流竄在外面的朋友們叫回來；再將那已死的屠夫和妖鬼樣的王后的殘惡的臣子叫到——那王后別人說已暴死了——這些，和另外我們應做的事，我們應依着天德，定好地點時間去做：謝你們大眾，一個個都謝，還請到司剛來看我們加冕。（作樂。同退場。）

十九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莎士比亞名劇

麥克倍斯

戴望舒譯本

一册 定價六角

上海金馬書堂發兌

上海中西印書局印刷



BC

61.33